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戰事類

太祖敗葉赫哈達 太祖擊敗葉赫、哈達等於古呼山一役，時九部合兵，分三路來侵，乃遣武理堪往偵，由東路行百里許，度嶺，見敵兵。太祖聞葉赫兵來時已夜半，恐昏夜出軍致驚國人，傳語諸將，旦日啟行，遂就寢甚酣。妃富察氏呼上覺，謂曰：「九國兵來攻，何反酣寢，豈方寸亂耶？抑懼之耶？」太祖曰：「我果懼，安能酣寢？吾若負彼，天必厭之，安得不懼？今我順天命，安疆土，彼不我悅，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辜，天必不佑也！」安寢如故。次日，祝告堂子以行，果獲大捷，斬級四千，獲馬三千匹，鎧甲千副。

太祖攻翁鄂洛中矢

太祖嘗攻翁鄂洛，其臣有鄂爾果尼、洛科者，從火中突出，射太祖，中之。一矢貫胄，一矢穿鎖子甲護項，拔之，鏃卷如鉤，血肉并落。已而破其城，獲此兩人，咸不殺而官之，用以勸為人臣之為其主者。

何溫順助太祖敗明師

國初，滿洲軍尚寡，時董鄂溫順公何和理為琿春部長，兵馬精壯，雄長一方。太祖欲藉其軍力，延置興京，款以賓禮，以公主妻之，乃率兵馬五萬餘歸降。薩爾滸之役，卒敗明師者，皆何力也。其前妻聞其尚主，怒，掃境出，與戰。太祖面諭之，然後罷兵降。後襲世爵者，皆公主所出，其前妻所生，不許列名，滿語呼為額赫媽媽，譏其鮮德讓風也。

太宗敗明師

天聰己巳，太宗欲伐明，先與明巡撫袁崇煥書，申請和議。崇煥信之，故對於思宗有「五載復遼」語。太宗乃因其不備，假道於科爾沁部，自喜峰口洪山入，明人震驚，薊遼總督劉策潛逃。太宗率八旗勁旅抵燕，圍之數月，諸將爭請攻城，太宗笑曰：「取之若反掌耳！但其疆圍尚固，非旦夕可潰者。得之易，守之難，不若簡兵練旅，以待天命。」因解圍，至房山，謁金太祖陵，返，下遵化四城，振旅而歸。

明降將為太宗力戰

明自誅毛文龍於皮島後，眾皆解體，孔有德、耿精忠據登萊叛，為明將擊敗，逃入海，流離無所歸，太宗乃命達文成公等往撫之。孔、耿至盛京，上親迎至都門，賞賚甚厚，即日授都招討印，命其兵為天祐軍，故將卒皆用命。尚可喜、沈續順等亦相繼歸降，明皮島遂墟。

太宗勝察哈爾

察哈爾，漠南蒙古諸部之一也。其汗林丹，以受明歲幣附明，乃稱兵擾滿洲。又因科爾沁部與滿洲通好，怒而擊之，且時欲輾轢鄂爾多斯、土默特諸部，由是科爾沁與鄂爾多斯、土默特等互相連合以防林丹，又懼不敵，遂來乞援。太宗乃命弟多爾袞先往，復自率部眾至察哈爾，與林丹戰，林丹敗死。尋遣人往諭林丹妻，林丹妻感悟，率其子額哲降，並獻元代所遺之傳國璽。太宗既平漠南蒙古，國勢滋隆，人心嚮附，遂建國號曰清，改天聰□年為崇德元年，即丙子也。

吳三桂借兵滿洲以擊李自成

明崇禎間，吳三桂為總兵，守寧遠。會流寇起，乃封三桂為平西伯。初，三桂飲嘉定伯周奎家，悅歌姬陳圓圓，以千金購之。會邊事亟，遄行，不及偕，奎乃送圓圓於其父襄所。未幾，流寇陷京師，襄為李自成所脅，令以書招三桂。時三桂方自寧遠入援，進次灤州，而家人適至，召入，問家中顛末，知圓圓為賊將劉宗敏掠去，三桂拔劍擊案，奮言曰：「吾不殺此賊以還我圓圓者，非丈夫也！」遂作書絕父，馳歸山海關，遣副將楊坤、遊擊郭雲龍赴滿洲乞師，時順治甲申四月也。世祖乃遣睿親王統師至寧遠，三桂遺睿親王書曰：「三桂初蒙先帝拔擢，以蛟負之身，荷遼東總兵重任，王之威望，素所深慕。但春秋之義，交不越境，是以未敢通名。人臣之誼，諒王亦知之。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，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，思欲堅守東陲，而鞏固京師也。不意流寇逆天犯關，以彼狗偷烏合之眾，何能成事？但京城人心不固，奸黨開門納款，先帝不幸，九廟灰燼。今賊首僭稱尊號，掠擄婦女財帛，罪惡已極，誠赤眉、綠林、黃巢、祿山之流，天人共憤，眾志已離，其敗可立而待也。我國積德累仁，謳思未泯，各省宗室如晉文公、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，遠近已起義兵，羽檄交馳，山左江北，密如星布。三桂受恩深厚，憫斯民之罹難，拒守邊門，欲興師以慰人心。奈京東地小，兵力未集，特泣血求助。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，今無故而遭國難，北朝應惻然念之，而亂臣賊子，亦非北朝所宜容也。夫除暴翦惡，大順也；拯危扶顛，大義也；出民水火，大仁也；興滅繼絕，大名也；取威定霸，大功也。況流賊所聚，金帛子女不可勝數，義兵一至，皆為王有，此又大利也。王以蓋世英雄，值此摧枯拉朽之會，誠難再得之時也。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，速選精兵，直入中協西協，三桂自率所部，合兵以抵都門，滅流寇於宮庭，大義於中國，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？將裂地以酬。不敢食言。」王得書，乃命漢軍賈紅衣礮，往山海關進發。及師次拉搭拉，復三桂書云：「向欲與明修好，屢行致書，若今日，則不復出此，惟有底定國家，與民休息而已。余聞流寇攻陷京師，明主慘亡，不勝髮指，用是率仁義之師，期滅此賊，出民水火。及伯遣使致書，深為喜悅，遂統兵前進。夫伯思報主恩，不共流賊戴天，誠忠臣之義也。伯雖向與我為敵，今勿因前故為疑。昔管仲射桓公中鉤，後用為仲父，伯若率眾來歸，必封以故土，進爵尊王，一則國仇得報，二則身家可保，世享富貴，如山河之永也。」三桂得書，感之，乃從大兵與自成大戰於一片石，敗之，追奔四□里。自成遂殺襄於永平，屠其家屬於京師，即夕棄都遁，三桂與阿濟格追殺至山西乃還，而世祖已入都即位矣，三桂遂降。蓋王於五月至京師，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，下令禁兵入民家，百姓安堵。旋遣屯齊喀、和託等迎世祖。九月，世祖自盛京至通州，王率諸王貝勒文武大臣迎之入京，□月朔，即皇帝位。

大兵為□二騎所敗

馬賊首領商石敬以善射聞，其黨有□二人。國初，大兵入關，欲建功，至河西，適與遇，裨將引六百騎，商騎僅□二耳。裨將輕其數少，一鼓擒之，□二騎張弓迎擊，裨將三人皆中目死。諸軍繼進，應弦而倒者甚眾。乃群集矢，指□二騎射，□二騎俱以手接，無一傷者，眾譁然退。□二騎追射，死者數百人，矢盡乃止。後詣通州鎮守營報功，守申兵部，兵部悉使隸麾下。大兵將入天津等處，聞通州□二騎善射，殺兵四百餘名，遂不果往。

王師平白頭兵

順治初，江浙官吏以為朝廷方究心兵事，無暇及吏治也，魚肉善良，貪酷倍於昔。民怨之，故往往有起兵反抗者，非盡為明復仇也。浙之東陽縣有許都者，故名諸生，饒於貲，為縣令所涎。會葬母，四方來會者殆萬人，令聞之，謂是可乘也，乃誣都聚眾謀反，遣吏往葬所逮捕。都以本無他，擬單身就逮，而吏必並捕客，客怒，與之鬪，殲其一。都知事不可已，遂起兵，裂會葬所用白布裹首，號白頭兵，蔓延旁郡縣。久之，為王師勦平。

王師下江陰

順治乙酉，豫通下江南，明江陰典史閻應元拒守九□餘日，大兵四集，始破之，然陣亡者已有三王九將矣。

前後三藩戰事

國朝戰事，大者曰前三藩、後三藩。前三藩，明福王、唐王、桂王是也；後三藩，平西王吳三桂、平南王耿精忠、靖南王尚之信是也。

馬雄征孫延齡

孫延齡，定南王孔有德婿也。孔殉粵西難，女四貞年□二，乳媪攜之遯民間，得免。順治癸巳，將軍線國安收桂林，四貞歸京師，詔令入宮為太后養女。既長，適延齡，孔在時所字也。

康熙甲辰，延齡出鎮衡州，授和碩額駙，封四貞為和碩格格。丁未六月，移桂林，以王永年、孟一茂、戴良臣為正副都統，受延齡節制。延齡所居為明靖江王府，既居之，忽忽若失，或頭目眩暈，不視軍事，學圍棋、鼓琴、臨池搦摹古帖、挾彈丸張罟取魚鳥以為樂。王、孟、易延齡年少，以婦貴，無大材略，不屑為之下。而延齡亦驕縱，數傲侮王、孟，遂有隙。

癸丑二月，永年為兵校所訟，延齡因言永年不法，命四貞赴京奏聞，而永年亦遣人入京，阻四貞於河南，不得進，仍返粵，延齡由是益憾永年。時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具奏將軍都統互訐事，聖祖遣大臣出勘兩造，延齡內不自安。甲寅正月，吳三桂叛，延齡遂誘王、孟□二人至府，盡殺之，而遣人納款於三桂，蓄髮易冠，發兵反，囚文毅，殺潯州知府劉浩、知縣劉欽鄰、周岱生等以應之。提督馬雄駐柳州，亦貳於三桂，然奸狡持兩端。延齡使人逼其易衣冠，不從，詈之。又遣其兄延基與總兵陳全攻雄，雄不為動。七月，遣總兵侯成德攻雄，為雄所敗，雄亦為流矢中頰，是以愈不睦。既而延齡上表三桂，稱名不臣，不用其印劄，自鑄印設官，變置州縣，視賄多者與善地，兵餉不以時給，軍士不服。

丙辰，軍士念線國安舊恩，鼓譟，奉其三公子為主。而三公子約束軍士頗嚴，復鼓譟，囚三公子，迎延齡。時延齡夫婦逃匿小民孫七家，軍士跡至，以二輿從，延齡疑懼，不敢出。四貞曰：「出亦死，不出亦死。」乃匿延齡別室，而自出見軍士，謂：「爾曹殺我夫婦易耳，獨不念先王乎？」軍士環列叩首，具陳奉迎意。四貞察其無他，呼延齡出，延齡不敢坐輿，請以一輿舁其婦，而挽輿以行。既入府，延齡慚，不能視事，謂四貞曰：「吾之復得生也，以卿故。軍士念定南王威德，重卿，卿其權權視事，吾願為閒人矣。」四貞遂戎服，擊鼓升堂，理軍務。

丁巳，三公子以前事流廣州，逃之柳州，說馬雄伐延齡。延齡聞雄兵至，疑城中有內應，籍諸仇家男女老幼，夜，盡驅之灘水旁，每□□一舉刃，推置水中，至明而畢，江赤，水不流，實無內應也。雄至，相持數月，無勝敗，乃引去。遂致書三桂，譖延齡陽奉命，內不可恃。三桂固怒其不稱臣，至是益信。□月，遣其兄子偽將軍吳世琮至桂林，給延齡。延齡不知雄之譖已，郊迎世琮，伏卒斷其首於馬上，函送雄所。四貞率殘兵遁歸京師，朝廷以定南王無子，命四貞奉王祀，以善終。或謂三桂既殺延齡，并及其子，拘四貞入滇，迨雲南平，四貞始歸京師。延齡死後□餘日，雄亦病死。

宋獻策退日本兵

順治間，總兵某鎮泉州，時海氛未靖，總兵頗留意撫戢。一日，有客踵門請見，貌甚猥瑣，心易之。姑接與談，則高談雄辯，抵掌風生，自云：「宋姓，湖北人，向為軍門記室，聞公好士，願備馳驅。」總兵即延為上客，軍書章奏，皆其主裁；部勒兵伍，動合機宜。

忽報日本兵自澎湖入犯，時鄭成功據臺灣，與海酋約結。泉州為閩海門戶，軍儲未廣，士卒新募，總兵惶急無計，商之宋。

宋云：「倭寇易退，勿煩慮也！」

約與俱至海岸五礮臺，宋令健卒百人拾沙上亂石，縱橫累砌之，如布營壘然。既畢，與總兵坐臺上，置酒對酌。

夜將半，倭見海上飛艦如蟻，直趨廈門，火礮不絕。將近港口，船忽揮旗鳴金，徐徐斂退。

總兵訝其故。宋曰：「適余所布石乃武侯八陣圖也。彼疑大軍有備，故遁去。」總兵奇而德之，禮有加焉。

久之，臥病增劇，取藏書一篋，避人焚之。總兵適至，見內有陣圖符籙，深以為惜。

宋曰：「留此不適公等用也。」後出一編授曰：「此金創良藥祕方，可廣傳軍伍，以備不虞。」因徐語曰：「公知余否？余即李自成部下宋獻策是也。以擇主不良，身名俱喪，今死晚矣。」

言已，泣下而歿。

鄔景超平臺灣

鄔景超，字曠思，川沙人。康熙戊午，臺灣構亂，全閩騷動，總督姚啟聖馳檄募義勇，景超罄家資，得勇士百人，詣漳州行府，啟聖授以守備銜，使隸中協副將蔣懋勳，軍於赤嶺。會賊列陣索戰，景超等遠望之，見賊雖眾而不整，獨率所部繞出賊後，貫其陣，擐旗而出，賊眾披靡。接戰二日，復奮擊先登，拔其砦。蔣奇之，上其績於督府，啟聖親履所戰之處，亦贊歎不已，由是日益親任。

己未五月，以母疾假歸。九月初，復至行臺，令首攻新寨。是日，死傷遍野，景超為流矢貫肘，裹創復戰，克之，遂留守雙橋。□一月，調守觀音山要口，與賊壘隔一溪，礮矢飛射，不解甲，立彈雨中，凡□有二日。庚申正月，調回赤嶺，議大舉進剿，水陸並進，景超從蔣為先鋒，破礮頭等寨。連戰數次，氣益奮，從矢石中大呼直入，賊眾潰走，奮槊追之，擒其偽帥，遂至海口。又合攻獅子山諸砦，皆以次殲克，直抵海澄。時啟聖亦督大兵趨廈門，賊酋倉皇奔潰，繚羅、金門等望風投誠。景超飛騎傳令，禁殺安民，復請啟聖直搗臺灣，啟聖將從之，為眾議所阻，不果。

是役也，論功題敘，加景超左都督銜。癸亥，啟聖督將士至廈門，與水師提督施琅密議蕩平策。是年六月，大兵乘風破浪，直搗澎湖，一鼓破之，賊將劉國軒乘小舟遁入臺灣，賊酋窮促投誠。八月初五日，景超齎令往臺灣，遷賊酋劉國軒、馮錫範等至省。□一月竣事。

趙忠襄平吳三桂

趙良棟，寧夏人。年二□四歲，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。從英王征陝，授潼關遊擊，旋從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，遷副將軍。康熙壬寅，平西王吳三桂奏推廣羅鎮總兵，知三桂必反，以疾辭。三桂大怒，欲劾誅之，總兵沈應時巽詞解免。旋補天津總兵官。

癸丑，三桂叛，陝西大震，寧光、惠安兵變，殺經略提督，聖祖命趙征之。議者疑其陝人不可信，趙請留其眷於都，而已率勁兵前往，上許之。時官兵敗散，屯堡荒廢，沿路曉示，招兵歸原汛，劾貪墨，募健兒，軍威大振，斬首逆熊虎等四人。

寧夏平，疏言蜀為黔滇門戶，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，請乘勝進兵。又許之。及率兵抵樹關，遇賊，敗之，擒其將徐成龍。遂取徽縣，過高山深箐數□里，晝夜兼行，抵白水壩，時康熙己未除夕也。

壩為川江上流，與昭化唇齒，俗號鐵門檻。賊防守尤力，沿江立營，為石圍木柵，設礮以待。下令曰：「元旦渡江大吉，違者斬！」黎明，騎驛馬，率麾下五□人橫刀渡江。江淺，萬馬騰簸，波濤盡立，呼聲震天，賊連發礮，傷數□人，無敢回顧者。賊大驚曰：「老將軍令如山，不可抗也。」方半渡，天忽風，吹馬如吹舟，頃刻抵岸，斬賊將郭景儀等，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。餘賊奔竄，追之，再勝於石峽溝，□日而克成都。入城，秋毫無犯，收金銀印二百六□，偽劄千，奏繳之。上大喜，手詔褒美，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，使總督雲貴。於是密奏滇黔倚蜀為捍蔽，今蜀已得，而三桂新死，宜乘機速進，上許之。

當是時，官軍征滇，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池，將軍賴塔爾自廣西進兵黃草壩，滿、漢兵□萬餘圍城九月未下。趙至軍，即向貝子陳三策：其一，稱我兵紮圍太遠，自歸化寺至碧雞山東西七□餘里，呼調不靈，宜掘裏濠相攻逼；其一，稱欲取內城，先破外護，使賊匹馬不可出，方可招降；其一，降者宜分別收養，不宜盡發滿洲為奴。貝子不悅，以滿語駁詰，而趙又不解，瞠目抵牾，幸已奏聞，詔下，悉如策。貝子不得已，與兵二千攻得勝橋。趙見橋頭礮臺甚密，意白晝攻之傷必多，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，分步兵為三隊，結營立壕牆，牆上架火槍子母礮，身披厚棉，持大刀督陣。夜二鼓，攻橋，賊盡出死戰，其酋郭壯圖親搏戰，三進壕牆，而伏兵三起應之，列炬如星，槍礮雨下，賊敗走。奪橋進，至三市街，再敗之，天猶未明也。平旦，入東南二門，郭壯圖自焚，三桂孫世璠自殺，餘賊盡降，雲南平。

趙性戇，取蜀時，見罪於將軍吳丹，丹為明珠姪，珠心怵之，授意兵部抑其功。復屢疏爭，珠使其黨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，

宜坐斬，上優容之，命乞骸歸里。上征噶爾丹時，幸其邸，問方略以行，敘功，封一等子。嘗論侍臣曰：「趙良棟果良將也。惟性褊狹，與人多齟齬，朕不用，實保全之。」歸數年，卒，諡忠襄。乾隆中，高宗念其功，加封其嗣曰泌一等勇略伯。

彭春勝俄人於雅克薩

俄羅斯來我國邊界互市者，國人呼之曰羅剎。【羅剎即俄羅斯之急讀音。】康熙乙丑，俄兵踞雅克薩城，乘其彼得大帝之命，欲肆東封，聖祖命副都統彭春率師往討。彭亟選索倫勁旅，乘其未備而急往，師至雅克薩，俄兵築城猶未完，而我師已至，眾大驚。彭先以書諭降，不從。乃相地勢，軍城南，集戰船於城東，三面積薪，為火城狀。蓋城中多木築，遇火必無幸也。俄人大驚，其酋額里克舍奮力出戰，然以四周形勝率為我軍所佔，故一戰而俄兵大敗，復遁入城，窮蹙乞降。彭乃收其兵仗糧食，宥額里克舍罪，許其引眾六百人還，其眾即時徙去，不敢復入寇，遂訂《尼布楚通商條約》。此約成後，俄帝歲遣學生來京師留學，四裔館有為俄羅斯專設之館，殆起於此。

彭當時奏凱之疏略云：「陸行自興安嶺以往，林木叢雜，途徑窄隘，冬雪之時，沙結冰堅，夏雨，泥深淤阻，惟輕裝可行。其途徑皆為自古人蹤不到之處。惟水程較易，自雅克薩還至愛輝城，【即瑯瑯，亦稱愛瑯。】於黑龍江為順流，行舟僅須半月，兩岸可繙挽。若逆流行舟，須三月，較陸行倍期，然於運糧較為便。方進兵時，曾建木城於黑龍江，呼為瑪爾，調兵千五百人往駐，造舟運糧，以繕軍備。又選福建之投誠善用藤牌兵四百人助勦，命為鄉導。我軍聲勢既壯，既整且暇，何難奏犁庭掃穴之功！而我皇上猶宜諭諸將，為中國兵馬精強，器械堅利，羅剎勢不能敵。歸誠時勿殺一人，俾其生還故土，則我朝之仁征義育，懷柔遠裔，使其傳我聲威，感動異類，謹本此意。幸奏膚功，未傷敵兵一人，而已恢復邊疆，拓地數千里。」

小策凌敗俄人

大小策凌，皆準噶爾名將。小策凌出兵未嘗敗衄，惟額爾德尼昭之戰，幾覆其師。然其後與俄人戰，有耳提施河之捷，俄於東方，自雅克薩之役以來所未嘗有也。

耳提施之戰，釁起於尋金沙。喇嘛脫喇者，實為喀爾喀間諜。策凌知之，脫喇東歸不得，乃走俄，說以耳提施河金沙之利。俄探之，果然，遣人往開，準人盡殺殺之。乃以哥薩克兵一萬、土耳其兵六千來犯，小策凌禦之河上。俄軍恃其火器，蔑視準人，小策凌夜篝火於林，張疑軍，而悉所部觸土耳其兵，土耳其兵潰，乘勝崩之，俄陣亦動。俄將見事急，令併土耳其人擊之，小策凌見俄陣堅，乃少卻。中宵，使軍士衣俄死人衣，入其壘，舉火大噪，遂環而傳之。俄火器不及施，皆短兵接，準人技擊俄人所不及，遂大敗。俄人哀死傷者退，準人從之，入俄境五百里，不見一騎，疑有伏，乃引歸。

自是，哈薩克、布魯特諸部落皆倚準人為重，故中間百年，俄不得志於中亞。及其衰也。痘症盛行，戰士多病，準人不知醫藥，故盡殲。

聖祖親征噶爾丹

康熙丙子，聖祖親征噶爾丹，降其諸部。丁丑，再親征之，所過童山沙磧不生草木之區，至是淺草蒙茸，六軍游牧如內地。偶乏泉水，上相地疏鑿，甘泉溢涌。會飲馬川西，忽得明成祖勒銘紀功之石於水，濯而視之，中有「永清沙漠」語，上曰：「真永清矣。」是舉也，果掃穴犁庭，威震域外，朔漠悉平。

費揚古殲噶爾丹可敦阿奴

康熙丁丑，滿洲襄壯公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，隨征噶爾丹，大戰於昭莫多山，出奇制勝，殲其可敦阿奴。可敦者，準部稱可汗也。頑愎，敢戰，披銅甲，腰弓矢，騎異獸，臨陣精銳悉隸麾下，至是亦斃。

孫襄武勝噶爾丹於昭莫多山

漢軍孫襄武公思克，初勦厄魯特，繼平吳三桂，嗣征羅卜藏，皆獨領偏師，積功最偉。最後，偕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進討噶爾丹，至昭莫多山，大敗之。奏捷，召赴京，命侍衛迎勞，賜袍褂鞵帽等物。御製詩筆有「鷹揚資遠略，宿望在西陲」之句。入覲暢春園，賜御書「綏懷堂」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、花翎、朝帽、朝衣、朝珠、鞍馬，命還肅州提督任。康熙庚辰卒於官，櫬還京師，自甘州至潼關，沿途軍民無不號哭相送。上聞之曰：「誠可謂將軍矣。」封一等男。雍正朝，入祀賢良祠。乾隆朝，詔予一等男世襲罔替。

朱廷珍施琅滅朱一貴

康熙辛丑，朱一貴作亂，全臺陷。總兵朱廷珍偕水師提督施琅，帥水陸大軍八千人渡海進兵，不旬日，肅清臺郡。其擒賊首朱一貴等平南北二路露布如下：「惟辛丑六月二日有三日，本鎮總統官兵克復臺灣，大張文告，與民更新。為殉難將帥討賊復仇，梟磔元兇，招徠市肆，宥罪恤傷，詢問疾苦，乃會同水師提督施，遣兵追勦逸賊，分攻南北二路，以林秀、薄有成、郭祺、齊元輔、范國斗、胡璟、李祖、劉得紫、鄭文祥、劉永貴、董方、林君卿、游全興等帶領官兵，窮追朱一貴諸賊，以王萬化、林政、邊士偉、魏天錫攻取南路，營鳳山縣。以朱文、謝希賢、呂瑞麟、洪平康、閻威攻取北路，營諸羅縣。以景慧收復笨港，林亮、魏大猷率舟師北上，平定沿海一帶地方。指揮已定，剋日進征。犀甲熊旗，耀若長虹四出；金戈鐵馬，閃如怒濤齊飛。越五日戊午，林秀諸軍遇賊於大穆，降。追奔逐北，炎火之蕪飛蓬；斬將擄旗，豪鷹之攫受兔。賊遺車馬器械，堆積如山，餘黨潰散歸降，去其九。朱一貴走灣裏涇，我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，收復鹽水港。一貴夜遁下加冬，絕食月眉潭，狼狽星散，不及千人。乃有義民王仁和、楊石，密至溝尾莊，是夜雞鳴，火礮震天，金鼓動地，六莊鄉壯喊殺攻圍，遂擒賊首朱一貴，及其黨王玉全、翁飛虎、張阿山，縛置牛車，馳解軍前。五日自大夜郎王，囚首叩階除之石；卅萬眾偽稱國公府，拽頸雜羊豕之群。餘孽雖奔，天網不漏，梟楊來於大排竹，竿首級於字街。林曹、林騫、林德、鄭惟良、張看、張岳等，咸向我軍面縛乞降。復擒吳外、李勇、陳印、陳正達、盧朱等，皆繫長纆，以為俘馘。渠魁黨羽，無不械送就誅；鴛從爪牙，已盡煙消靡孑。王萬化諸軍至南路，擒斬賊目鄭定瑞、顏子京等，收復鳳山縣，安撫淡水各處莊社民番，南路五百里地方，悉皆恢復蕩平。朱文等諸軍至北路，擒斬賊目萬和尚等，收復諸羅縣，安撫哆囉囉六門各處莊社民番。景慧引兵至笨港，林亮、魏大猷以舟師來會，遵海上下，掃除賊藪，招輯流亡。而援淡遊擊張賊，守備李燕、劉錫，千總李郡，淡水營守備陳策等，引兵南下半線，謝希賢引兵北上，與張賊等會合，北路千餘里地方，盡皆恢復蕩平。掃逆寇於一朝，根株悉拔；奏膚功於旬日，山海收寧。從茲鹿耳鯤身，永鞏東南之鎖鑰；雞籠沙馬，長固陔澨之藩籬。咸知盜賊不可為，即竊州踞縣，終當橫分腰領。犯亂不可作，雖道寡稱孤，畢竟坐受誅夷。起普天忠愛之心，寒千秋叛逆之膽。桓桓熊虎，厥有微勞；忻忭曷勝，馳聞敢後。」

年羹堯岳鍾琪平青海

青海，唐以來世屬吐蕃，至明而始為蒙古所據。明末，固始汗襲有其土，與滿洲時通貢使。固始汗以順治丙申卒，後分二支：一駐西藏，一分牧青海及河套。準噶爾部噶爾丹起，河套、青海均為所破。康熙戊寅，噶爾丹敗亡，固始汗第子達什巴圖爾入朝，封和碩親王，由是青海始為外藩。其子羅卜藏丹津襲爵，自以青海、西藏舊皆為領土，思恢復先業。會世宗御極，乃於雍正癸卯叛，陰結準部策妄阿喇布坦為外援，西寧戒嚴。

無何，族人額爾德尼及察罕丹津不從，先後挈眾內附。世宗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，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，征之。羅卜藏丹津劫舊駐西寧之兵部侍郎常壽，幽之。羹堯分兵三路布置：北扼布隆吉河，【即疏勒河。】防其內犯；南守巴塘、裏塘各地，斷其入藏之路；又請敕富寧安等屯軍吐魯番，絕其與準部之交通。青海奪氣，羅卜藏丹津窮蹙。甲辰，詔授鍾琪奮威將軍。會降人為言羅卜藏丹津駐烏蘭木呼兒，距此百六百里，鍾琪乃率軍銜戈齊進，黎明，抵其帳，尚臥，馬未銜勒，皆驚逸，擒其母妹。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，騎白駝走，鍾琪自追三百里，至桑駱海，路盡而返。分其地以賜厄魯特之不附寇者，而於西寧設大臣治之，青海遂平。

或曰，吳人某，少無賴，好勇，被仇誣作太湖盜，逃塞外，隨蒙古健兒盜馬久，性遂愛馬。一日，見岳所乘，名馬也，夜跳匿廄中，將牽其羶。未三鼓，岳起視，自飼馬，某不能隱，被擒。岳上下視，問：「行刺乎，盜馬乎？」曰：「盜。」問：「白日闖入乎，夜踰牆乎？」曰：「踰牆。」岳微瞠，若有所思。秣馬訖，命隨入室，賜以杯酒，隨解衣臥。遲明，岳起，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，岳先入，良久，聞軍門傳呼曰：「岳將軍從者某，賞守備銜，效力轄下。」岳旋出，上馬顧曰：「壯士努力，將相寧有種耶！」

及岳征西藏，某從行，時雍正甲辰二月初八日也。岳命副都統達肅、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，自領五百人為一隊，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。至期，天暮，岳立營門，諭二將曰：「此行非征西藏也，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，昨其母與弟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，機不可失。」收珠寶一囊，金二餅，顧某曰：「先遣汝召賊母來，賊所居穹廬，外有網城，結金鈴於上，動輒人知，非善踰者不能入。賊營帳四，上有三紅燈者，其母也，對面帳居羅卜藏，左右居丹津、紅台吉二酋。珠寶與金將以為犒。此大事，汝好為之。」解腰下佩刀授之。

某受命出，天大霧，行三□餘里，至賊網城。騰身入，帳燭爇然，母上座，二酋侍側。母六□許，面方，髮微白，披紅錦織金袍，叱問：「何人？」某曰：「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，識順逆，故遣奴來問好，囊寶貝奉贈，金二餅餽兩台吉。」二人聞之，喜謝。吳乃詐曰：「將軍在□里外待阿娘，阿娘速往！」三人相顧猶豫，某解佩刀厲聲曰：「去則去，不去，我復將軍。」其母曰：「好蠻子，行矣。」上馬，與二酋隨□餘騎，行不□里，岳來迎，將其母與二酋交達、黃二將分領之。須臾，前山火光起，夾道噉發，斬母與二酋回，入軍營。次日，諜者來報，羅卜藏丹津已逃津噶爾部落，岳命竿三頭狗，三□三家台吉皆震悚，乞降。二□二日，至大將軍營，往返纔□五日，二月朔凱旋。論功，賞遊擊銜，某謝岳曰：「某杖此，僅半月耳。大丈夫何顏復來？願辭公歸，別圖所報。」岳笑曰：「咄，吾知汝終為白首賊也。」厚賜而別。

或曰，岳兵至哈達河，襲守地賊，追奔一晝夜，士馬饑渴，塞外嚴凍，忽湧泉成溪，萬馬騰飲，遂迫入崇山，殲賊二千。羅卜藏丹津窮窘無計，乃放平日所養野騾，使直奔岳軍前。騾尾有焰上騰，諸軍大驚駭，岳曰：「此火牛故法耳，可一不可再。」乃命士卒各持長矛向前直奔，又以強弩百餘盡力射之，騾懷痛，皆反奔，羅卜藏丹津陣大亂，遂殲焉。

傅爾丹討準噶爾

康熙丁丑，聖祖親征沙漠，噶爾丹窮蹙自縊。其姪策零多爾濟竄阿爾泰山北，稽首稱臣。聖祖受降凱旋，朔漠蕩平。其後數歲，策休養生息，招徠噶爾丹藩臣，部落漸強，侵犯喀爾喀部落，聖祖震怒，練兵籌餉，為深入計。世宗踐祚，欲竟聖祖未竟之緒。會策死，其子噶爾丹策零嗣立。噶爾丹聰黠，善馭士卒，諸台吉樂為之用，世宗遂決議討之。

張文和公薦傅爾丹為帥，築大將壇，率旗綠營等五萬兵討之，諸蒙古藩臣皆執戈以從。時達福力諫不可，上曰：「策零阻落，噶逆新立，彼境已有崩潰之勢，何云不可？」達曰：「策零雖死，其老臣固在。噶親賢使能，諸酋感其先人之德，力為扞禦，我以千里轉餉之勞，攻彼效死之士，臣未見其可。況天方酷暑，未易興師。」文和乃旁贊曰：「六月興師，載諸《小雅》，君果未知耶？」上曰：「達福患暑疾，盍以鹵汁灌之！」達詞色愈厲。上曰：「然則命汝副傅以行，尚敢辭耶？」達語塞，遂叩首出。

世宗禱於明堂，親酌傅以寵其行。時從征者為副將查弼納，將軍巴賽，副都統戴豪、海蘭、西彌賴、定壽、蘇圖、馬爾齊，侍郎永國、塔爾岱。八月，會師於科布多城。噶遣將偽降，言其部攜貳，與哈薩克迭戰經年，馬駝羸弱，可襲滅其部落。傅信其言，欲進師，定曰：「今噶逆聞警，斂師境內，靜以觀變，其謀可知。莫如耀兵境上，以揚我武，全師凱旋，策之上也。安可信俘虜片言，突入敵壘，以黷武哉！」傅曰：「不入虎穴，安得虎子？彼窮蹙之餘，安能敵精強之士？不禦敵，非勇也！汝何怯懦自損其威也。」定默然出，以袍付僕曰：「汝持此以歸葬焉，生子名壽，以誌難也。」永曰：「吾聞用師，乘瑕以戰，未聞無隙而能敵勝者。今噶逆親用能，人惟求舊，選不失材，賢不失位，疆圍遠闊，牧養蕃滋。彼雖犯我師旅，尚當良籌以禦之，而況斂兵蓄銳，乃可深入自暴其師乎！」海蘭曰：「量敵而入，將之能謀也；知難而退，武之善經也。敵未可輕，武未可黷，俘虜之言奚足為信！贏師待敵，外夷之故智，君其防之！」傅赧然曰：「我國之所以無敵者，以武臣之不畏死也。君等安可蹈漢兒之習，自弱其勢哉！」因命整軍以進。主事何溥執轡以諫，傅曰：「蕞爾豎儒，安識兵家事？」因以鞭揮何手而去。馬退告眾曰：「此師殆哉！」戴曰：「帶具存，何畏？死無懼也。」查曰：「余刀鋸餘生，受君恩乃不死，今得以馬革裹屍，幸矣。」查前因允禧朋黨，廷議大辟，上特宥之，故查益感激用命。及出境數百里，不見賊壘，獲偵者，云在克托嶺。傅遣蘇圖往剿，未數里，聞胡笳聲遠作，氍裘四合如黑雲蔽日。傅懼，移師東，陷和通淖爾，漢言大澤也。定謂傅曰：「達眾陷師，誰之咎也？」傅默然。定曰：「言在先，敢辭死乎！」遂與馬爾齊率兵援蘇。兵既接，忽大風蔽日，霧如牛首，我兵血戰，後無繼師，定壽中矢殞，蘇等俱沒於陣。西彌賴率本部援之，兵潰身殉。賊遂犯大營，傅命蒙古兵禦之。定制，科爾沁王公樹紅纛，土默特旗樹白纛，以為誌。轉戰間，科爾沁王某偃旗首遁，土默特公沙津達賴奮身入賊壘，白旌耀然。眾知蒙古兵敗，曰：「白纛兵入賊隊矣！」諸軍遂大潰，終夜，甲仗聲絕。傅舉止失措，惟撫馭滿洲士卒曰：「慎勿墮家聲也。」永國刎頸死，戴、海均自縊，何溥儒服徒步曰：「死為國殤，永享俎豆，榮矣。」

有蒙古參領某，潛渡淖，遇婦人騎以追，推之河中，水淺，不得死。醫士湯某，倉皇奔竄，揚言曰：「余有丹藥，噉之可免渴。」卒無應者，陷於賊。傅雜士伍奔竄，屾查納弼羅馬舞刀，賊皆披靡，潰圍而出。不見傅，以其已死，恐蒙陷罪，曰：「頡白之年，豈可復對獄吏！」遂復入陣而死。達福殿軍，被殺，巴賽血戰死之。惟塔爾岱冒鋒矢出，中鎗穿脛，血殷征衫，蒙古醫以羊皮蒙之，三日始甦。賊獲諸士卒。皆以皮繩穿其脛，盛以皮袋，馱諸馬後，從容唱歌而返。蒙古科爾沁王匿佳苻中，以千金賂傅，傅受賄，揚言於眾中：「蒙古白纛者先敗。」乃收公沙津斬之，蒙古士卒皆怒。潰軍事聞，上震悼曰：「朕悔不聽達福言，今無及矣！」乃厚卹其家。【達故權臣鼇拜孫，恥其祖所為，故盡節。】革傅爵，賞卹諸潰卒。雍正辛亥，噶眾大人，賴額駙超勇親王戰於光顯寺，其勢始衰，遂講和焉。

初，上命傅爾丹與岳威信公鍾琪會議進兵策，岳赴傅穹廬中，見壁上刀架森然，問傅何所用，傅曰：「此皆吾素所習者，懸以勵眾。」岳笑而漫應之。出語人曰：「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，亡無日矣！」後卒如岳所料。

策凌大破準噶爾

超勇親王策凌，先世為元太祖第四子裔，居喀爾喀三音諾顏部。康熙中，準噶爾台吉噶爾丹勢強，喀爾喀四部盡為所破，王時弱冠，負祖母，單騎啟關降。聖祖憐之，置宿衛，授輕車都尉，賜第京師，尚純愨長公主，洵封郡王。雍正中，遣歸游牧。辛亥，征準噶爾時，王請從，上許之，命從順承郡王駐察汗河。傅爾丹既偵師於和通淖爾，賊眾闖入喀爾喀界。時額駙超勇親王策凌遠屯他戍，噶利其賞，欲攜其遊牧，其副曰：「彼為盟長，北方之最強者，若激其怒以遏吾歸，諾顏難生還也。」噶不從，因破其塞，擄其妻孥，驅牛羊數萬以行，南犯大青山。

當是時，康親王屯歸化城，順承郡王屯賀蘭山，相犄角。聞警，康親王調宣、大二鎮以待。事聞，世宗命大學士馬爾賽佩撫遠大將軍印，一等侯李林副之，率精卒數萬，遏其歸路。虜知有備，南擄蒙古諸部落。超勇王聞警趨歸，知妻孥已被擄，倉卒計無所出。時舒穆祿直恪公綽爾鐸以理藩院侍郎轉餉至，超勇王告以故，且欲奔訴於朝。舒笑曰：「余素以豪傑待王，今何出此下策？夫蒙古諸藩以王為最，朝廷方恃以辦賊，今雖妻孥失陷，然勁卒尚存，王若統率諸部，盡力向敵，遏其歸路，則一戰成功，妻孥可全，疆域可復，此上策也。若不顧大計，單騎歸朝，諸將帥不明王心，必以王為敗績，收付廷尉，按律科罪，吾恐漠北諸部，不復為王有矣。」超勇王感歎曰：「君言良是，男兒一腔血當為諾顏傾也。」因返旆向敵。諾顏者，蒙古謂君也。舒復命，便謁順承王，乞師相助，超勇王聞之，益用命。

護衛某能日行千里，嘗立高峰上，拱手作鵬立狀，噶不覺。命潛入噶營，悉知虛實，然後檄調諸部落蒙古兵，得三萬人。王

曰：「噶眾三萬，以一誅，可禦之矣。」乃會順承郡王，請以孱弱士卒行。順承郡王簡精銳付之，超勇笑曰：「吾所以請王師者，欲其餌敵也。王師強縱，焉能禦百萬眾哉！」乃易孱弱以行，日行三百里，至光顯寺。王笑曰：「其險已為吾據，雖百萬可成擒也！」寺左河右山，眾請登山據險，王曰：「賊知吾據要害，若自上游以渡，吾功不易成。」因命滿洲軍背水面陣，蒙古軍營河北，已率勁旅萬人伏山側，屬諸將曰：「聞笳聲則進。」部署始定，賊大至，見背水滿洲軍，笑曰：「敗亡之餘，復敢鬪耶！」其副曰：「策凌，人傑也。今吾已破其部落，彼豈甘心於吾？恐駐師於此，以遏吾歸也。」噶笑曰：「彼國之制，無以外藩將滿洲兵者，彼烏敢在此？」率眾越險以進。滿洲師皆棄甲沿河走，賊追掠聞，聞陣後作笳聲，須臾，旌旗遍山谷，王大呼曰：「策凌在此！」率眾從右山下馳，擲帽於地曰：「不破賊不復冠矣！」軍無不以一當百。賊崩潰，伏屍蔽野，人馬踐踏追擊，狼狽渡河逃。河北諸蒙古將聞笳聲，復半渡擊之，其副戰死，酋率數百人騎白駝夜遁，河水為赤。王從容於馬上彈瑟唱曲以歸。

馬爾賽屯師烏蘭城，以為虜不復經此，日置酒高會，不理軍事。李林故馬戚，惟其言是用。及諸路捷書至，軍士咸欲出師立功，馬屢止之。復聞賊騎至，諸將請命，曰：「吾奉命戍此，未奉退賊之命也。」諸將士拔刀斫柱，間有泣者，李以鞭揮之，曰：「守吏緊閉關，越者斬！」諸將益憤。傅鼎時以偏裨從軍，慷慨言曰：「相公奉命遏賊歸路，今天亡其魄，豕突至此，正男兒殺賊立功時，奈何閉關任其颺去？」率本部斬關出。馬不得已，始下追賊令，噶已遠去。適副都統達爾濟追賊至，馬誤為虜，命軍士擊之，兩軍互傷，乃託辭賊遠難及入告。奏上，世宗大怒，斬馬爾賽於軍，李林長流塞外，超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。噶歸，告其主曰：「南朝大有人在，策凌謀勇兼備，未可櫻其鋒也。」始斂兵，微吐和意，上復遣傅鼎、阿克敦往諭，議始成。當時若非馬爾賽之閉關縱寇，則其酋可擒，其部可滅，不待二三年之久也。然而當時論者，咸謂超勇此次之捷，為北征第一戰功。

哈元生平烏蒙

雲南烏蒙蠻者，傑也，明以前曰烏蠻，國初因明之舊，設烏蒙土府，屬四川，府治有漢、苗雜居。烏蒙酋祿氏，事流官甚謹，流官乃魚肉之，遂有雍正庚戌祿萬福之叛。

萬福為鼎坤子，鼎坤有兄曰鼎乾，襲土司，以不法，為滇督鄂爾泰逮捕下獄，旋殺之，而許其子萬鍾襲官。時鄂方議改土歸流，世宗特詔以烏蒙隸雲南。鄂有記室章某，窺朝旨在有事烏蒙，乃言於鄂曰：「鼎乾有婿隴慶侯，年少侍勇，即鎮雄土府也。妻白閭絕豔，萬福夙與通，搆慶侯之惡於其父鼎坤，萬鍾懼日落，方惡鼎坤之跋扈也。鼎坤不自安，此其機可乘也。公若金幣良馬之不吝，餽生必有策，使彼自相攻，而吾安受其燼，惟公圖之。」鄂喜，且聞白閭之美，欲得之以充下陳也。章計得行，而滇南之殺機動矣。

烏蒙西部有大城曰魯甸，鼎坤據之，精兵在焉。其地距會城六百里而近，萬福好遊畋，嘗連騎走都市，與官軍諸健兒習，章遂因某弁以告萬福。萬福本不嫌於萬鍾，且欲毀隴慶侯，奪白閭，而覬覦烏蒙土司也，遂導見鼎坤。章至是，備述鄂之厭惡萬鍾扶植鼎坤意，鼎坤欣然從之，將出兵以從官軍而討萬鍾。萬鍾聞之，使告慶侯，密為之備，欲先發以制人也，乃謀夜襲魯甸。慶侯之叔聯星亦掌兵符，懼兵連禍結，且與慶侯積不相能，遂洩萬鍾謀於鼎坤，鼎坤告急於鄂，而自率兵疾趨烏蒙，萬鍾亦出兵防禦。顧鎮雄之兵為聯星所扼，乃血戰一晝夜，鼎坤幾不支。鄂遣哈元生往援，三戰三捷，渡藤橋，破金鎖關，遂入府城。萬鍾棄家室珍寶奔鎮雄，求援於慶侯，慶侯力促聯星。時章之說客，方因鼎坤入鎮雄，而鎮雄之仇阿底土司者已備戰，聯星大懼，遂通款官軍，與哈元生、祿鼎坤、阿底諸軍相應，共襲慶侯，慶侯等遂遁川邊，依東川諸部祿天祐焉。

烏蒙破，萬鍾出走，其愛姬嬰欲從行，萬福夙諗其豔，乃勸元生致之以獻鄂，意謂鄂有嬰，可不求白閭而自得之也。既而元生虜白閭，白閭引鋒欲自刺，左右嚴備之。萬福請以白閭歸，願代搜慶侯之妹名葵者，獻鄂以自贖。元生謀於章，章曰：「主帥征烏之宗旨，欲得白閭也。且佯許之，語以主帥受俘，必賜子，既入，乃可圖也。」萬福乃私謂元生曰：「吾宗世傳有寶玉二器，一玉馬，夏日倚之不汗；一珠冠，夜冠之可無燭也。子能與吾白閭，吾為子致之。」既而白閭終為鄂所有，萬福大恨，怏怏歸魯甸。章復語元生曰：「祿父子怨望，不久且反側，非早誅之不可。」元生乃挾章以偕，言於鄂。忽鼎坤父子請以土兵從征東川，擒萬鍾、慶侯，鄂許之。

鄂既收烏蒙之地，設流官，烏蒙曰府，鎮雄曰州。奏上，世宗褒獎至再。遣祿鼎坤父子質妻子於會城，錫以參將守備等秩。及東川罷兵，萬鍾走死，慶侯不知所往，乃調鼎坤河南，萬福貴州，皆不得襲土司，父子俱大失望。萬福尤不能忘白閭，尋以治產贍族為請，欲歸魯甸。道會城，詣督署，丐之章，欲得間一見白閭。章要以前許之二寶器，萬福謂今不知所在矣，章大怒。萬福懼，賄盜刺殺之，而自遁歸魯甸。

白閭既變於鄂，盡洩萬福隱祕及隴慶侯奢侈狀，鄂乃疑元生私得寶器，遣人諷元生。元生惶恐，鄂要以必得，元生曰：「易耳，萬福方歸魯甸，盍促之來，迫使進獻，許以烏蒙相報，否則殺之，寶器必可得也。」鄂從之。萬福聞召，不敢即行，乃上書自陳，欲得白閭手書，並以保兵千人為衛，始可至，鄂亦從之。會萬鍾姬嬰與白閭爭寵，乃乘間語鄂以萬福通白閭事，且曰：「寶器實為宗老祿某所藏，妾弟良臣能致之，無煩大舉也。」鄂信嬰言，自是疏白閭，不許萬福攜兵入省。

未幾，良臣果獻寶，寶為玉蟹及茶花一枝，亦有珠冠一，圓湛光耀，若戎菽，鄂自是嬖嬰甚。白閭聞之，欲請一觀，既觀，曰：「此殘膏賸馥耳，較之妾所言者，猶小巫之見大巫也。主公奈何甘受其欺！」鄂曰：「物果可致，當嬖汝以專房，世守此寶，盍速圖之。」白閭曰：「物今藏於萬福，妾父鼎乾因得罪下獄，幾致削除，遂為鼎坤所攫，萬鍾繼嗣而弗出也，兩家由是構讐。鼎坤愛萬福嫡妻，遂授此器，俾守之。」鄂曰：「何術以致之？」白閭曰：「妾請往見萬福妻而取以來。」鄂曰：「吾資爾以金幣，好自為之。」白閭遂盛車駟賻金幣而過萬福，萬福乃偕返魯甸，說其妻，不納，顧萬福乃就其妻之嬖小臣福五說之，曰：「烏蒙既亡，區區魯甸，且夕不自保，彼今復欲出兵劫制而設流官，請以寶器自贖。」福五奔告萬福妻，萬福妻乃見白閭，議必以見鄂得復封魯甸之請而後獻寶，白閭允之。偕行，之會城，白閭先入，語鄂曰：「萬福妻美而豔，可並留之。」意蓋欲間嬰寵而自得萬福也。且求必復鼎坤職，居魯甸，留萬福會城以為質。鄂大惑。及見萬福妻，美於白閭，張盛筵，酒酣，萬福妻以復鼎坤魯甸請，鄂許之。尋奏獻於朝，世宗褒賞甚至，鄂遂留萬福妻於署，為萬福別娶某土司女。萬福戀白閭，恭順如廝養僕，自是白閭出入自如矣。

無何，嬰以鄂嬖萬福妻而失寵，大恚，以其為白閭所介入也，欲中傷之。白閭與萬福奸，乃使人求計於福五。福五失萬福妻，方怏怏，故與嬰合謀，造作白閭書；遣保兵殺鼎坤，已得與萬福歸主魯甸。偽為遺書甬道者，嬰之婢拾以獻鄂，鄂怒，磔白閭。尋使衛士某刺萬福。某故保族，陰袒萬福，反告之，萬福遂遁去。鼎坤見萬福歸，大懼。

隴葵，慶侯之女弟也，與嬰、白閭皆為鄂所有，而葵獨涕泣求死，不許；求披剃為尼，亦不許。鄂將就之宿，宛轉拒之，左右強迫焉。且告以白閭被磔事，葵駭而泣，去志乃決。一日，疾奔出甬門，奪守者劍，手刺之，褫其服，易以衣之，一躍而出。

是夕，鄂聞閩人為盜所斃，忽元生求見，鄂出，元生探懷中書，抵膝密陳，鄂驚，色如土。尋語以失葵事，元生沈思久之而言曰：「是必往魯甸，其兄慶侯猶在也。前日聞保卒言，往西山會宴，蓋歡迎鎮雄舊土府隴慶侯也，葵其隨慶侯以去耶。」鄂曰：「葵之去，非嬰姬萬妻罪，殺之，可乎？」元生曰：「公如不畏吏議者，被罪而去，左右擁抱，何害？即不然，今上密使徧天下，二憾在側，得毋為奸人羅織乎？」鄂悟，顧左右曰：「取永卷二姬首來！」左右應聲往。須臾，朱盒爛然，陳於几右，啟之，赫然美人首也。於是鄂命元生出師，傳檄討祿萬福罪。

萬福挾資歸魯甸，說其父鼎坤，號召各峒，勒兵而出。會隴慶侯魏生與葵俱至，分往說鎮雄、東川各州縣，皆戕官，裂衣冠，應萬福。元生受師而病，力疾趨龍峒，保兵勢張甚，元生督兵進戰，敗鼎坤，擒之。俄而祿、隴同盟兵進逼，大局岌岌，鄂上疏自劾，世宗慰留之，密使偵察，將易督矣，忽萬福兵大潰，元生奏奇捷焉。

萬福既受創於鄂，大憾之，乃縱保兵淫掠以洩憤。一日，萬福方欲逼淫一處女，處女拾地下一刀刺萬福，力抵之，洞胸腹，仆

地，立斃。眾保集，處子已自刎死。時慶侯方督保兵鏖戰，聞萬福死，大駭，士氣驟沮，而覆軍之禍作矣。

官軍火器銳利，保兵當之輒潰，元生以是勝。慶侯思抗之，捕得官軍故礮手一，令施礮，礮手佯以礮口向上，時保兵得火藥數桶，礮手詭云：「非多實藥不可。」因密投火桶中，桶爆裂，慶侯礮手與一軍俱殲焉。慶侯死，而元生始奏凱歸。

張廣泗額保平苗疆

雍正丙午，世宗以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論治苗，謂必改土歸流，苗乃可治，從其請，並令兼制廣西。諸土司皆繳敕印，納軍械，於是先後闢苗疆二千里。及三省邊防略定，鄂入都，而貴州台拱苗遂變。乙卯，各寨蜂起，陷黃平以東諸城。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，撫苗大臣張照密奏改流非策，曠師無功，鄂爾泰、張廣泗均上疏自劾。是年，世宗崩，高宗即位，授張廣泗為七省經略。乾隆戊午，廣泗平苗疆。王子，苗匪以細故復亂。時施錦以巡檢官黔之古州，聞苗寨有欲蠢動者，召頭人詰之。頭人曰：「不敢。」乃責令出不敢生事甘結，釋之出。群苗聚而問皇帝召汝何事，【苗人謂官曰皇帝，謂隸曰官，書吏、幕賓曰軍師，至尊乃曰京師老皇帝。然畏官。畏軍師，不畏皇帝，更不畏老皇帝也。】頭人曰：「聞汝輩多事，令我出結耳。」曰：「出乎？」曰：「出矣！」曰：「我輩嫉漢奸久，方將治兵攻之，汝乃出結，即仇汝。」擁頭人，圍巡檢署，索結，不可，殺而奪之。諸寨起應，後至嘉慶間為額保所平。

傅恆征金川

金川為漢冉駹地，隋置金川縣，唐屬雅州，明隸雜谷安撫司。高峰插天，層巒迴複。中有大河，以皮船竿橋通往來。山深氣寒，多雨雪，所種惟青稞蕎麥。番民皆築石碉以居，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接壤。康熙中內附，莎羅奔以土舍率兵，從岳鍾琪征羊岡，有功。雍正癸卯，授為安撫司。莎羅奔既得官號，自號大金川，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，於是有兩金川之稱。

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，旺儒，為妻所制。乾隆丙寅，莎羅奔劫澤旺部。丁卯，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。時制軍慶復用兵瞻對土司，草率完局，頗不當上意。巡撫紀山覷其位，遂主用兵，高宗壯其請。紀山命副將張興倉卒進兵，為所敗。上知紀不足為，慶復以班滾事被逮，因命張廣泗改督川陝，勦金川。

張固宿將，初隨鄂文端公爾泰征苗，所向披靡。視金川與諸苗寨等，遂慷慨覆旨，謂旦夕可奏功。調兵三萬，分兩路：由川西進者，攻其河東噶喇依諸巢穴；由川南入者，攻其河西諸碉卡。副將馬良柱已乘勝攻克孫克遜，賊眾警服，累請降，張毀書辱使，務搗其巢。又忌馬未請命而戰，檄馬還，易以他將，賊乘隙建築巨碉，蓄糧養銳，我兵阻險不得進。張泥前奏，不敢據實入告，仍以期於冬盡殄滅為言。

戊辰春，諸將多失事：張興為降番所誘，被戕；噶固土兵與賊通，游擊孟臣死焉。張復以增兵練餉為請，上疑其妄，乃命大學士訥親往督師。岳鍾琪起自廢籍，授總兵銜，命由丹壩取勒烏圍，張由西嶺取噶喇依。訥銳意滅賊，遂諭軍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，違者按軍法。諸將身蹈鋒刃，總兵任舉、副將賈國良戰死。訥自是不敢言戰，仍倚張。張復輕訥，陽奉而陰恃之，諸將無所稟承，率觀望不前。訥密劾張袒庇黔兵、輕信胡士。時莎羅奔之弟良爾吉來偽降，張信之，留軍中，以故動靜皆洩於賊。越半載，無尺寸功，上大怒，逮張、訥，先後明正典刑。命傅文忠公恆為經略，將八旗勁旅，復調吉林、黑龍江諸軍從。傅臨行，上親禱明堂，張黃幄以宴之，親酌之酒，命於御道上馬，設大將旗鼓，軍容甚肅。

傅既至軍，任冶大雄為總統，變易張、訥弊法，壁壘一新。偵知良爾吉之奸，召至幕，責其貳心，立置於法。又於雪夜攻克堅碉數處，察其道路險峻，非人力所易施，據實奏聞。上知群鼠穴鬪，無須勞我兵力，會孝聖后降懿旨，以休兵息民為念，賊亦懼，乞岳代請降。傅命岳往諭賊，岳率從者三人，直入噶喇依賊巢，莎羅奔等哀甲持弓矢以迎。岳目莎羅奔，故緩其轡，笑曰：「汝等猶識我不否？」眾驚曰：「果我岳公也！」皆伏地請降。導入帳中，手茶湯以進，飲盡，即宣布天子威德，群番歡呼，頂佛經立誓，椎牛行炙，留宿帳中，岳解衣酣寢如常。次日，莎羅奔率子郎卞入傅營降，傅擁諸將士佩刀環侍，岳引二酋入，跪啟事，傅坐受岳拜，始呼二酋入，撫以威德。二酋戰慄無人色，匍匐而出，謂其下曰：「吾儕平日視岳公為天神，傅公乃安受其拜，天朝固未可量耳。」金川遂平，時乾隆己巳也。

兆惠富德平準噶爾

時大策零王孫達瓦齊與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別居雅爾，各有阿拉巴圖【奴也。】數千戶。達瓦齊為達爾札近族，貴而無位；阿出身微賤，而狡黠兇狠。惡達爾札所為，不奉令，達爾札討之，達瓦齊等敗竄，入哈薩克。達爾札以二人不除終為害，遣心腹率兵六萬追之，期必獲。達瓦齊計無所出，阿曰：「與其束手待擒，何若鋌而走險？兵法所謂往扼其吭者也。」因率銳卒千五百人，裹糧懷刃，於山嶺僻境繞道入伊犁，乘其不備，夤夜突入幕。達爾札方圍爐擁妾飲酒，阿趨而斬之，撫定其部落，迎達瓦齊入，立之。

達瓦齊既立，不能統馭其屬，歲多叛亡，每急難，必檄阿調停。阿諛讓之，達瓦齊恚曰：「彼雖才，我之臣僕，何敢以臣凌君？」嗣達爾札部署漸定，因曰：「不誅阿某，禍終未艾。」傾全部兵討之。阿不敵，甲戌，遂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，且乞師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，而自據其位。高宗知其內亂，可乘機掃蕩，決意用兵。而朝臣狃於辛亥之敗，不願勞師動眾。傅文忠公恆贊成之，上曰：「卿，朕之張華、裴度也。」

阿入覲，上以撫綏事急，乘馬三日至熱河，命王公大臣皆往陪宴。阿行抱見禮，上從容撫慰，並賜上駟，親與分較馬射，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。賜宴而退，阿悚然，時冬月嚴寒，汗下如雨，退告從者曰：「上真天人也，敢不警服。」傅文忠退曰：「余今日膽裂，自不知生死矣！」

乙亥春，兩路進兵：北路以直義公班第為定北將軍，阿為定邊左副將軍，副之；西路以陝督永常為定西將軍，薩賴爾為定邊右副將軍，副之。盡簡八旗、吉林、索倫諸精銳以從。所至準夷各部落，大者數千戶，小者數百戶，無不攜酒牽羊以降，兵行數千里，無一人抗者。五月五日，抵伊犁。達瓦齊阻淖為營，眾尚萬餘，侍衛阿玉錫以二騎直薄其營，呼噪突入，賊眾驚潰，達瓦齊竄走。陰計阿克蘇回人伯克霍迪斯為己所立，必不負己，率親丁百餘騎遁至回疆。去阿克蘇四百里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。達瓦齊與眾酣醉，霍迪斯盡縛之入城，承班檄，獻諸軍門。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，先後檻入。行獻俘禮，上御午門樓受之。以達瓦齊庸懦可憫，特赦之，封以親王，賜第寶禪寺街，擇誠隱郡王孫女配之。然不習內地風俗，日惟驅鵝鴨浴大池中以為樂。體極肥，面大於盤，腰圍，羶氣不可近。上優容之，命為御前侍衛。

準部先故有四衛拉特，【部落也。】部各有汗。上初用兵，欲俟平定後仍設四汗，眾建之而分其力，如喀爾喀之編七旗也。而阿志不在此，上燭其情，甫出兵，即密諭班第分四汗之意，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為科爾沁親王，與阿言語相通，令偕行，實陰伺之。乃額駙反為所給，阿遂恃為奧援。伊犁既平，阿處事多不稟承將軍，生殺自專，置副將軍印不用，用其汗舊小紅鈴記。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等國，不言已降，但謂率滿洲、蒙古兵來定準噶爾。又使其黨流言，謂不立阿為汗，終不得安。班憂之，襄烈公鄂容安曰：「此傅介子請纓日也。」班曰：「阿叛跡未見，安可妄誅舊臣，以撻上怒？」遂密馳奏，上命即軍中誅之，毋漏忍貽後患。而是時大兵皆凱旋，隨者僅五百人，餘皆新附，班遂不敢行事。

上先有旨，命阿以九月至熱河，行飲至禮。班等趣其行，欲使人境則易擒。初，六月中，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奉旨先歸，阿私以總統舊部之意，乞其代奏，並約如得請旨，當七月下旬至。及色歸，事已中變，遂匿其奏。阿待命，久不至。班迫之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伴之，阿不得已起程，中途遷延，迨八月，無信，疑事已變，入境且得禍，遂陰召其眾，張幕，請色宴。酒數行，起謂色曰：「某非不臣，但中朝寡信，今入境，如驅牛羊，大丈夫當立事業，安肯延頸待戮？」呼酒者再，伏兵四起，擁阿出營去。阿徐解副將軍印紐擲與色曰：「汝持此，交還大皇帝可也！」據鞍馳去，噉伊犁叛，又遣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軍台，而伊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蠢起為亂。班、鄂扼腕無計，鄂曰：「徒死無濟，負上付託矣。」班太息久之，刎頸死。鄂故書生，腕弱不能

下，命其僕為刳腹而死。事聞，上以色匿情不奏，欲立正典刑，文端公來保請曰：「願皇上念孝賢后，莫使公主遭荼獨之歎。」上揮淚太息，勸其死，禡爵。額林沁多爾濟以元裔故，賜死，改命策楞、達爾黨阿甲巴里坤速進兵。

丁丑，參贊玉保至特克勒，探知阿僅距一程，欲急追之，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至者，遂駐兵俟之。不知報信者即阿之偵，為緩師計，阿得從容去，逃入哈薩克。上怒，拜瓜爾佳哈達哈、鈕祜祿達爾黨阿為定西大將軍，事專委之。復命握二大將軍印，使阿以為文忠公傳伍至。達至哈薩克界，阿借哈薩克兵來拒，擊敗之，擒其酋。酋願往說其主阿布賚擒阿來獻，達受其給，縱之去。而西路降夷巴爾雅噶爾藏多爾濟、哈薩克錫拉呢瑪舍楞等群起為亂，都統和起死焉。文毅公兆惠復有濟爾哈朗之圍。上以諸賊甫受封賞，輒叛，知額魯特概不可以恩信結，故命喀爾喀超勇王成衮札布出北路，文毅公兆惠出西路，皆於三月中起行。會諸賊自相蹂踐，札那噶布爾襲殺噶爾藏多爾濟、呢瑪，又欲襲札那噶爾布，不果。阿自哈薩克歸，會諸賊於博羅塔拉，欲自立為汗，聞官軍將至，又遁去，諸賊皆竄匿。兆擒原任貝勒納奇木，超勇公海蘭察擒巴雅爾，烏爾登擒額瑪札，那噶爾布已病死，台吉輝齊達瓦以其首來獻。惟阿仍未獲。

六月，兆使將軍愛星阿、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追阿至哈薩克，其長阿布賚以為大兵取其部也。鋒刃既交，官兵勢寡，阿拉善王曰：「與其同沒，何若冒死說敵，猶冀可免。」因脫帽，蹈煙礮馳去，作蒙古語曰：「吾來說降。」阿布賚收軍見王，王從容曰：「吾亦也速後，【王之父阿寶始降本朝。】固厄魯特也。因歸降，荷大皇帝撫綏，分茅裂土，永為藩服。今部長蕞爾小國，何可信阿言，與天朝為敵，是代人受禍也。」阿布賚悟，請降為屬國。適阿率二□人往投之，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零送軍門。事聞，上大悅，封羅為親王，受阿布賚降，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、琉球。

阿徒步入俄羅斯，為樵者所得，守卡之瑪玉爾【官名。】送往其國。侍衛順德訥尋蹤往，瑪玉爾謊為不知。時廷臣議恐挑俄羅斯之釁，陳文勤公有將帥、糧餉、帑項三議，史文靖公直欲退守玉門關。上笑曰：「皆書生語。」命理藩院行文俄羅斯索之。阿患病死，俄人送其尸入，上命識阿之林丕多爾濟往驗，屬實。上命兆惠、富德二將軍擇地過冬。明年，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者。戊寅春，兆由博羅布爾蘇，富由賽里木，如獮場中分兩翼合圍，約相會於伊犁。凡山陬水涯可魚獮資生之地，悉搜剔無遺，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。初策零拉布坦將叛，以衛、藏據其右臂，欲與之和，使無後患，因以女妻拉藏王子，誘使入贛，而陰說拉藏王頗羅鼎叛。頗羅鼎感聖祖恩，固守臣節。策怒，親率師由回部之沙雅爾潛襲衛、藏。近星宿海，導者誤入大澤中，人馬多死，窮蹙而歸，遂斬其贅婿。其妻有遺腹女，長而適阿父。阿初生時，血模糊偏體，識者以為不祥，疑拉藏王子託生將復仇，至是而驗。

自準部內亂以來，惟杜爾伯特策楞內附，始終無異志。其王策楞臨終時，諄諄囑其子孫報效天朝，百世無忘此德。故得保全部落，世襲藩封。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，當阿初叛時，獨率所部款關來投，上憫其誠，使居巴里坤，後徙熱河，編其人為兵，俾資餉以給。若沙克都爾曼吉不從亂，全部內移，依巴里坤近城以居，宜得免矣。值巴雅爾等之亂，上諭巴里坤大臣雅爾哈善密察之，如可信，則坦懷以待，勿使疑，否則先發制人，毋令為肘腋患，初非必欲殺之也。雅故書生，不敢保，時餉正乏，沙請糧不休，雅患本軍缺糧，而又齎敵，遂令裨將閻師相率五百人入其壘，佯為失路借宿者，沙屠羊以待。中夜大雪，閻曰：「此擒吳元濟時也。」遂以笏為令，襲沙臥廬，殲其全部四千餘人。沙被殺時，其妻睡夢中驚起，不忍其夫戕於亂刃，裸而抱持之，顛撲穹廬中以至於死。雅以沙謀叛被殺報，上封雅為一等伯。雅歸朝，拜其祖祠曰：「昔李廣以殺降不封侯，至於失道自刎，今我罪逾於廣而反膺五等之爵，祖宗蔑血食矣。」後果以失機被誅。

厄魯特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□之二，病死者□之三，為官軍殺者□之五，蓋天生阿為禍首也。

準噶爾初亂時，達什達瓦部下有宰桑薩賴爾者，不肯他屬，率千戶首降。高宗召見，詢準事，薩曰：「今諸台吉覬覦大位，各不相下，達爾札以方外之人篡弒得位，誰肯為其臣僕？昔噶爾丹優待下屬，親如骨肉，宰桑有功者，親酌酒，割肉食之。每秋末行圍，爭較禽獸，彎弓馳騁，毫無君臣之別，故人樂為用。今達爾札妄自尊大，召對時長跪請命，警效之下，死生以之。故舊切齒，其危亡可立待也。」上悅，授散秩大臣。後其部互相篡弒，如薩言。及阿睦爾撒納敏關，薩復奏其為眾部所畏服，正可資以前驅，迅掃殘孽，上乃拜薩為副將軍，率新降眾往討。及伊犁復變，直義公班第、襄烈公鄂容安召薩議之，薩曰：「阿智勇兼備，未可攖其鋒，不如裹糧先歸，覆命天子，以準噶爾全部畀之，則其禍立解也。」鄂曰：「守土臣安可以地資賊？宜效死弗去，豈可捧首逃竄，致對於司敗耶？」薩拂然曰：「豈儒安知兵事！」因策馬去，易厄魯特衣冠以叛。及策楞收復伊犁，薩復覲顏迎大軍於土魯番，上命械至京。陳文勤公首請誅之，上曰：「死綏之義，士大夫所宜守，薩賴爾乃藩部孱臣，安知大節？未可苛責。如卿言，高視之矣。」命其泥首於班、鄂柩前，乃釋其縛。後復授內大臣，數年始卒。

兆惠富德平大小和卓木

回部祖國曰天方，謨罕默德始創回教。明末，其國人始東踰蔥嶺，居葉爾羌之喀什噶爾，是為波羅泥都、霍集占兄弟之高祖。波羅泥都稱大和卓木，霍集占稱小和卓木。和卓木者，漢言聖裔也。兄弟並為酋長。自策妄拉布坦時，令率所部至伊犁，種地出租賦，囚於地牢者數載。官兵平伊犁，釋使歸，俾仍長所部。

乾隆丙子，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，未定約，副都統阿敏道先使人招撫，波羅泥都謂霍集占曰：「我三世為準部所拘，蒙天朝釋歸，得統所部，此恩何可忘也。」霍曰：「我久困準部，今屬中國，則又為人奴，不如自長一方。」乃誑阿敏道入庫車城，拘繫之。時方討阿睦爾撒納兼有青滾雜卜之變，未暇致討，阿尋為所害。

戊寅春，高宗以兆惠、富德尚勦洗厄魯特餘孽，乃命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。五月，兵至庫車，賊日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。回人守城得古法，猝難拔。雅書生，未嫻將略，惟任偏裨，令不畫一。霍來救，率最精巴拉烏槍八千，由阿克蘇之戈壁繞出，與官兵遇於城南，鏖戰竟日，大敗入城。其城依山岡，用柳條土密築，礮攻不入。提督馬得勝獻掘地道計，於城北一里外掘入。及城矣，而雅急於收功，嚴令晝夜力掘，回賊瞥見燈光，機遂洩。賊自內用水灌之，士卒盡沒，雅無他策，惟嚴守待其自斃。新降回日鄂對告曰：「語云：『困獸猶鬪。』今霍集占困守危城，食力已盡，豈肯坐而待縛？必乘我不備，突圍歸巢，歸則難制。城西渭干愛曼，水淺可涉，又北山口要路通戈壁阿克蘇，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，則賊酋成擒矣。」雅不聽，惟下令力攻。一日，薄暮，索倫老卒於城下牧馬，聞城中駝鳴似負重聲，奔告雅曰：「駝鳴高且健，賊將遁矣。」雅方飲酒，怒曰：「爾何知！」酌如故。其後，霍開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遁，如鄂言。後數日，阿拉辨爾等開城降。

先是，霍入庫車城，怨鄂之不附己也，凡其親屬皆殺之。其妻依熱木亦被獲，方少艾，霍欲納之，囚於高樓，日窘辱之，依乘間遁匿阿克蘇。庫車既降，鄂手刃其仇三□餘人。事聞，高宗以雅縱賊革職，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，三泰贊軍務，皆馳驛往。又以兆文毅公惠勒伊犁，將訖事，命即以其兵自伊犁赴回地。上復念兆兵久勞於外，豫調索倫、察哈爾往濟。

兆至軍，庫車已降於雅，阿克蘇亦迎降。八月二□四日，兆遇雅，偕入，傳旨斬順德訥，即前守卡縱霍者也。逮雅入京，鄂隨軍，而留哈密回日玉素富及總兵閻師相駐守。時舒文襄公赫德方革職為兵，效力軍前，亦令留阿克蘇，贊畫諸務。兆即起程，有烏什城伯克霍集斯，即前縛送達瓦齊者，及其子呼岱巴爾底來迎。

九月朔，兆至烏什，以霍集斯詣回部事，與同進葉爾羌，分遣侍衛齊凌札布偕鄂往，撫和闐六城。□月，兆至葉爾羌。其城周□餘里，霍已堅壁清野，凡村人，悉移入。初六日，官軍分七隊進，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，擊敗之。賊又從北門出數百騎，索倫兵敗退，健銳營兵數百岸然不動，官兵得濟，又敗賊眾。賊入城，不復出。兆以兵少不能圍城，欲伺便取勝，乃擇有水草者結營，即所謂黑水營也。聞納、三二將軍將至，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，又偵知賊蓄在城南棋盤山，欲先取之以充軍實。□三日，由城南奪橋過河，甫過四百餘兵，橋忽斷，賊出四五千騎來截，步賊萬餘在後。官兵陣而前，騎賊退，步賊以鳥槍進，官兵方擊步賊，而騎賊又從後夾攻，兼自兩翼衝入。兆馬中槍斃，再易馬，又斃。官兵為賊截散，分數處，人皆自為戰，無不以死誓，殺賊無算，陣亡者亦數百人。總兵高天喜、副都統三保、護軍統領鄂實、監察御史何泰、侍衛特通額俱戰歿。日暮，收兵歸，護大營者亦

泗水歸。馬力疲乏，不能衝殺，遂掘濠結寨守。所掘濠既淺，壘亦低，賊可步入，遂日夜來攻。官兵處危地，皆死中求生，殺賊甚力。賊懼致死，欲以不戰收全功，別築一壘於濠外，築長圍守之，意食盡自斃也。幸官軍掘得窖粟數百石，賴以濟。賊又決水灌營，官兵洩之下游，轉資汲飲，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。又所佔地林木多，伐以供爨，常不乏。賊以鳥槍相擊，鉛子著樹枝葉間，每砍一樹，輒得數升，反用以擊賊。惟拒守日久，糧日乏，駝馬亦將盡，每乘間出掠回人，烹以充食。自□月中旬被圍，將百日，無生還望。納義烈公木札爾、三泰亦以□三日至愛隆阿軍，聞兆等戰，率二百騎衝入，力戰俱沒。兆告急，遣索倫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，舒以事急，不暇自計身為兵也，飛章馳奏。時將軍富德尚在準噶爾搜捕餘孽，上命為定邊右副將軍，速往援。會豫調之索倫兵已在途，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先接兆信，選兵六百、馬二千、駝一千往赴。舒守阿克蘇，能和輯諸回，因無異志。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總兵丑達駐守，鄂往撫和闐六城，亦俱降。□二月，索倫及內地兵二千餘至，舒先率以行，富聞被圍信，亦速赴。二□五日，與舒會於巴爾楚克。戊寅正月六日，至呼爾璊，賊五千餘騎迎戰，官兵僅二三千，且馬少，皆步行，發槍矢，斃賊甚多。賊恃眾，戰輒退，甫收兵，又來攻。轉戰四日夜，磧地無水，皆嚼冰解渴。初九日夜，拒守於沁達爾，勢幾殆。適參政阿里袞偕鄂博什及馬駝至，愛隆阿亦以兵從。望見燈火如繁星，知官兵與賊相持，阿大呼突進，千餘兵譟而應之，駝一千、馬二千蹴地聲壯，賊駭奪氣。阿從左，鄂博什從右入，援兵驟合富兵，乘勢掩殺，賊始大奔，然猶未知兆之存沒也。

先數日，兆軍見賊之圍守者日漸少，繼又聞數□里外槍礮聲，知援兵已至，遂衝壘而出。使人探報，得達富壘。詰朝，兩軍相見，富以下皆無恙。計自丁丑□月至今，孤軍在萬里外，陷重圍者三月，卒得全，莫不喜極涕出，額手頌聖主如天之福。且因先事調兵，得應期赴援，益歎睿算之密。整隊回阿克蘇，賊見官兵勢合，不敢邀截。途次，聞和闐六城之二復陷於賊，兆遣瑚爾起往援之，富繼進，二城尋復。

閏六月，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，遂兩路進師，兆往喀什噶爾，富由和闐往葉爾羌。兩和卓木已率眷屬黨羽先遁，兩城舊回日遣人至軍前送款。□四日，兆至喀什噶爾。□八日，富至葉爾羌。回人具鼓吹羊酒以迎。蓋兩酋雖為部長，在準噶爾久，惟伊犁種地之回民羈旅相倚，而舊部本不聯屬。及歸，又虐用其民，以伊犁回歸之人及額魯特避兵來援者為親兵，故其竄也，皆相率隨之，舊部人莫有從者。兆皆撫定，尋駐葉爾羌辦善後事。富德、阿里袞、明忠烈公瑞、阿文成公桂等追賊，七月七日，及於阿爾楚爾，大敗之。八月□日，至伊西洱庫爾淖兒，乃拔達克山部落接界處，賊先據山麓以待，富等麾兵進擊，自巳至酉，賊猶死拒，乃選鳥槍精利者四□人自山北而上，俯壓之。賊輜重隊有攀援過山阻於淖爾岸者，方驚懼失措，霍集斯鄂對大呼「降者不殺」，於是回眾數千各率眷屬乞降，聲如奔雷，霍禁之，不能止，遂遁。

是役也，降者萬二千人，牲畜無算。兩酋向拔達山逸，富等檄諭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。二□八日，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，執之，而遣人為兩酋乞命。回部經教，凡派汗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，富等脅以兵威，謂不獻，則大兵即入。素爾坦沙乃殺兩酋，以霍集占首來獻，波羅呢都首為其從人竊去。素爾坦沙旋來降，遣使人覲，回部平。兆文毅班師歸，上郊勞於良鄉縣揚武村，行抱見禮，寵賚優厚。封兆為一等公，富為一等侯，餘遷秩有差。

新疆伊西洱庫爾淖兒，有高宗御製平定回部碑文，為御製文集中所未有，茲錄之。文曰：「機有若失而反得，智者之所慙而愚者之所惑也。事有初若勞而終逸，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。若夫定全回，殲二酋，戰無不克，攻無不取，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眾將士之力也。然予亦有深慰於其間者，則以五年劬劬，宵旰運籌，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。幸我武保定庶內，答乾賦，慰先志，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。伊西洱庫爾淖兒者，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，獲其降者萬人，二酋僅以身免，而遣使索俘，遂得獻馘振旋，以成茂勳也。其地倚山臨水，單騎可容，而我突將無前，四甄並發，如戟也。是以二酋見事不成，拔身遠跳，駢突而喙息也。先是，蹙之於羅斯庫魯克，襲之於阿爾楚爾，無不以少勝眾，批亢搗堅，桓桓之士，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兔。纏頭碩鼻者流，皆震駭懼伏，見即辟易也。是以先聲異域，駭其跳盪，遮逆助順，用覆重輜，而獻兇級也。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，則以討逆之師，不蹂無罪之地，姑遣使焉。彼或曉逆順，亦將擒獻。是以將帥之臣，審機度時，我武少戢也。率載事而告成功，則亦未為計之失也。回部始末，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，不復綴也。特紀耆定之在茲，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。」後聞此碑已淪入俄界矣。

楊應琚征緬

乾隆中葉，雲貴總督楊應琚誤聽邊將之言，輕視緬人，欲建奇功，遂至激變。領兵將帥復不知地理，深入重地，天雨不止，人馬日在泥濘中。運糧以牛，牛皆餓死，遂至全軍覆沒。傅忠勇公二次出師，亦不能獲勝，乃遂草草講和。

鄂輝攻石峰堡

尚書鄂輝嘗以游擊從阿文成公桂征金川，洊陟總兵，鎮建昌。適甘肅回匪蘇四□三滋事，奏請軍前效力，乃賜金綺，授領隊大臣，督兵攻石峰堡。見堡中一酋垂墉發槍，即援弓射之，顛。正馳騎往取其級，忽標下中軍啟曰：「請大人回營！」叱曰：「堡已垂下，回營何居？」曰：「大人已受重傷！」回視下體，血殷戰裳，遽倒，昇歸大營。呼醫，搜出鉛丸二，始悟援弓射酋時，已中槍而未覺也。文成據情入告，奉旨賞賽尚阿巴圖魯。後陸見，天語垂問，對以「臣疏於衛足，幸不隕越，悉仗天威」。其世襲男爵，開府川滇，皆由此起也。

烏大經征王倫

乾隆甲午，壽張民王倫作亂，總兵孫惟一率兵勦之，眾寡不敵，中丞徐績檄合省兵與河督姚立德會勦，戰於柳川。賊眾皆烏合，徐書生，不諳軍事，令以軍器縛載後乘。倉卒遇賊，士卒皆徒手潰，乃避之東昌，賊遂猖獗。進圍臨清，守將葉清倉卒乘馬傷髀，署知州秦震鈞與參將烏大經任守城責。立烽燧，造火器，及擊木礮石，曉諭居民令分地守。賊屢攻之，火器驟發，斃賊無算。是時，王倫對城張黃蓋，奏鼓樂，指揮其眾，烏令敢死士數人突出擊之，幾獲倫。後舒文襄公赫德率禁旅救之，圍始解。舒召詢顛末，烏應對詳明。舒薦於朝，高宗召見，奇其貌，曰：「真將種也！」洊擢至甘肅提督。

阿桂平金川

乾隆己巳，莎羅奔既降，未幾，伊犁兵事起。莎羅奔兄子郎卡【與莎羅奔子同名。】掌金川事，復乘間與鄰部構讐，漸猖獗。乙酉，諭川督大學士阿爾泰，檄川邊九土司環攻之。九土司之最強者，東為小金川，西為綽斯甲布，郎卡乃與之結密約，三部聯合。會郎卡死，小金川澤旺亦老病，有子曰僧格桑，辛卯，索諾木遂攻殺他土司，與援兵戰。高宗賜阿爾泰死，以溫福代為大學士，桂林代為川督，同主邊事。王辰春，兩軍以次逼小金川境，桂林旋以匿部將薛琮兵敗事被劾，乃以阿桂代之。□二月，軍抵美諾，【即小金川。】僧格桑竄大金川。檄索之，索諾木不應。高宗欲乘勝而一舉兩滅之，乃以溫福為定邊將軍，阿桂副之。癸巳春，溫福駐軍大金川東境之木果木，為索諾木兵所襲，陣亡，全軍皆覆，小金川復陷。詔授阿桂定西將軍，副以豐紳額、明亮。□月，阿桂復轉戰抵美諾，明亮亦所向克捷，小金川盡復。

時大金川之置防設守，其嚴密，視小金川殆□倍。官軍乃分三道進取：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；豐紳額、明亮自大金川北之黨壩攻其西北；富德自布什札攻其西南。索諾木懼。於甲午秋醜殺僧格桑，獻其尸，請緩師，阿桂不許。然以地險惡，多雨雪，士兵又同心效死，軍行濡滯，

至乙未八月□五日，始大破之於勒烏圍，而索諾木已先期走噶爾。及□二月，三路軍始會於噶爾，合圍又四□餘日，丙申二月四日，二酋始降，阿桂以功封誠謀英勇公。金川以彈丸地，用兵五年，糜餉至七千餘萬。後以小金川為美諾廳，以大金川為阿爾古廳。

董天弼隨征金川

乾隆丙申，大小金川平，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行在。高宗命軍機大臣問為逆狀，對甚悉。復言：「陷底木達時，四川提督董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，夜半領兵，頭人以鳥槍數百桿環擊殺之。」

天弼性忠勇，貌魁奇。臨陣，常身先士卒，所向無前。隨征金川，有哈薩克二赤驃馬，極雄健，將軍溫福常索之，對曰：「天弼上陣，倚此二馬。金川小醜，必蕩平。俟手梟二逆，并二馬上將軍。」後與將軍同殉難，志竟不遂，然其言壯已。

福康安柴大紀平臺灣

乾隆丙午，臺灣彰化縣有林爽文者，恃其所居大理地險族繁，恣為盜賊。閩、廣間有所謂天地會者，為奸徒結黨名目，爽文藉以糾不逞之徒而起事。知府孫景燧至，趣知縣俞峻、副將赫生額、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，不敢入，駐營五里外之大墩。諭村民擒獻，否則村且毀，先焚數小村恫之，被焚者實無辜。爽文遂因民怨，集眾夜攻營，全軍覆，俞、赫、耿皆死，時□一月二□七日也。明日，賊乘勢陷彰化，孫及都司王宗武、同知長庚、前同知劉亨基、典史馮啟宗，悉為所害。□二月六日，又陷諸羅，縣令董啟埏死之，淡水同知程峻亦被戕。

鳳山縣有莊大田者，亦盜魁，乘亂起。□二月□三日陷縣城，縣令湯大奎死之。府城有總兵柴大紀、道員永福、同知楊廷理率兵民固守，賊屢攻不能破。而彰化之鹿港，賊已遣偽官往監稅，有泉州民林湊等起義擒之，是以府城、鹿港兩海口俱未失。

變聞於福州，而閩浙總督雅德時方被逮，將軍常青老而耄，攝督印，略無措置，惟檄黃仕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入台擒賊。黃初病愈，杖而行。任為金川殉難總兵任舉之子，年少得蔭，不知兵。二人倉卒入台，仕簡由廈門渡海入府城，承恩由蚶江渡海入鹿港，俱以丁未正月初旬至，賊勢稍斂。仕簡臥病賞，因命大紀北取諸羅，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。大紀，驍將也，率鄉兵數百，說以大義，轉戰賊間，屢擒其酋，遂復諸羅，守之。壯猷南出二□里，為賊所阻。承恩至鹿港，距大里杙賊巢僅四□里，觀望不敢進。壯猷頓兵幾五□日，二月二□一日始進鳳山，鳳山空無人，招民復業，賊潛入其中，與外城相應，三月□日，城復陷，遊擊鄭高死，壯猷等遁歸府城。高宗見兩提督彼此觀望，不能速殄賊，有旨，命常青往督師。常不得已，遷延入臺。

閩督李侍堯甫蒞任，即預約兩廣總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，而鳳山再陷之信至，立起兵往，以三月末悉抵臺，賊方攻城急，賴以不陷。李又奏調浙兵三千，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，令將軍恆瑞為參贊，赴府城，提督藍元枚亦為參贊，分浙江兵二千赴鹿港。有旨，以失律誅郝壯猷。諸將咸思進兵；而常畏蒞，惟日夜流涕而已。時賊勢未熾，村民尚未為所脅。諸將以五月二□四日出師，甫交綏，常戰慄不能舉鞭，大呼曰：「賊砍老子頭矣！」策馬遁，諸將因之退。賊大歡，嘯而歸。入城，即令閉關，又請兵一萬。賊得暇蠶食各村，不從者輒殺，於是遍地皆賊矣。

莊大田擾府城，爽文擾諸羅，勢益熾。迨官兵自鄰省調至閩，又守風過海，凡兩三月，官軍僅增萬，而賊已增□萬。諸羅為南北之中，爽文必欲陷之，自六月中攻圍，日夕不止。大紀語諸將曰：「有城守責者，生死以之。大紀雖武夫，敢棄天子所付乎？誓與此城終始也！」因置酒會諸將，親酌酒，揮涕拜諸將曰：「君等能固守，固佳，否則砍大紀以降賊，無苦蒼生為。」諸將感激用命，日夜防守，時出軍擾賊營。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牽之，擊城北堞，城上用飛礮碎之。復用火箭射雉樓，諸將預蓄水桶撲滅之。賊日夜誼譁以亂軍心，城中應以鼓角，使不得聞。如是者百日，諸義民鼓於忠節，皆出餉勞軍，城賴以全。

大紀數遭死士突圍出，請救於常，常終不發兵，副將蔡攀龍請行。上嚴旨責常，不得已，命孱弱數百，使蔡率之以往援，咸沒於陣，蔡僅得入城。諸羅之圍益密，入者不能再出，大紀告急之文，用小字書寸紙，募人間道夜行，始得達。而賊禁粒米不得入城，城中饑疲不能支。上諭大紀拔身出，大紀以士庶助守久，恐遭賊屠戮，誓死不出。奏聞，上垂泣曰：「大紀忠誠，雖古名將何以復加！所謂我君臣各盡其道也。」因封大紀為一等嘉義伯，世襲罔替，賜銀一萬兩。念諸羅被圍久，特旨改名嘉義，以旌士民。

時常在府城，欲棄城遁者再，賴諸將護持，因密札袁乙和坤，請以他將往代，和晏見，奏之。上亦預知常必債事。六月中，即調陝督福文襄王康安為將軍，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，並發明詔，聲言調兵□餘萬。冬□月，所調蜀番粵西兵五千先至。有旨，官兵不必至府城，即往鹿港。會颶風不得渡，守風於崇武澳。二□八日，忽得順風，一晝夜，數百艘盡抵鹿港。海口帆檣如櫛；列數里，賊不測多寡，始懼。

□一月八日，福等起行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，海率巴圖魯侍衛發矢，殪數□賊，賊大驚，遂披靡。海笑曰：「此群犬耳，何畏之有！」麾兵入。先是，常偽造蜚語，謂賊有異術，實不可禦。福亦先惑其言，至是，始知其妄。乃沿路擊殺，至牛稠山，再敗之，即以是日抵嘉。嘉義城中官民出迎，饑羸無人色，見福至，無不歛歔啜泣，喜其來而悲其晚也。大紀以功高，與福抗行賓主禮，福銜之，密奏其人奸詐難信。會侍郎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，復媒擊大紀之短，遂以前貪縱事，逮大紀及臺灣道永福入京，先後正法。而大紀部下諸將李長庚、王得祿、邱良功等後皆立功海上，蓋承大紀訓也。

嘉義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，四面陡絕，賊遁而聚於此。□一日，福率將士百道仰攻，又克之，賊遁歸大里杙巢，築土城。二□四日，官兵至，賊猶數萬出拒，退而復集者數次。既夕，官兵伏溝坎間，賊萬炬來索戰。官兵在暗中，賊不能見，發槍箭，無不中。賊知失計，遽滅火擊鼓來攻，官兵又從鼓聲處擊之，殺死無算。黎明進兵，遂克其城，林爽文已攜妻孥走，據守集集埔。其地前臨大溪，就高岸，壘石為陡牆，長數里。□二月五日，官兵騰而上，殺千餘人，賊黨皆潰。爽文先匿其妻孥於番社，與死黨數□人竄窮谷叢箐中。□三日，先獲其妻孥，福又遣使入大山，說生番，怵以兵威，生番懼，遂獻爽文出。而莊大田雖與爽文同逆，又各不相下，乘官兵未南，益焚掠聚糧為抗拒計。已又思出降，計未定，而福已於□六日抵牛莊，大田倉猝出拒，敗而走。官軍連蹙之，累戰皆捷。極南有地名郎嶠，負山臨海，最遼阻。大田力不支，與黨潛匿焉。福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，自以大兵環山圍之，賊衝突不能出，殺者數千，溺者數千，擒而戮者亦數千，大田就獲，臺灣遂平。

官軍與鄭氏戰於臺灣

乾隆丙午，臺灣林爽文叛，陷彰化縣。同時有三合會女黨人鄭氏者，貌絕麗，又武勇，能使劍彎弓，槍擊百發百中。爽文既敗而遠遁，鄭領其殘軍，屢與官軍戰，多所擒斬。然極淫肆，黨人中無可其意者。適擒獲官軍中一武員，迫之，則反為詬辱，鄭大怒，斬之，醢其頭。後三合會敗，鄭匿廣東，卒被捕就誅。

許世亨與安南人戰

許世亨，成都人。征金川，以功至專閩。阿文成公桂器之，曰：「武臣中識大義者，惟許某一人。」任廣西提督。會安南國王黎惟祁為其鄰清化王阮光平所逐，敏關請兵，時孫文靖公士毅為粵督，主用兵。許曰：「蠻夷相攻，王者不治，一旦兵連禍結，未易已也。」孫不聽，率兩廣諸鎮兵伐之。阮光平不意王師至，又兵寡，回清化調兵。孫大捷，入黎城，飲酒賦詩，不以敵為意。許諫曰：「我兵深入重地，自應慎重。況光平未戰遽退，恐有不測。宜及其未至，振旅入關，上計也。」孫曰：「爾介胄之士何知？」及光平率師至，惟祁驟棄國走，勢洶湧，孫茫然失措，欲以身殉。許叩馬諫曰：「公為大臣，若有所傷，有關國體。世亨一介武夫，受上知遇，位至擁旄，以身殉國可也。」令諸將護孫入關，獨率數百人赴敵，盡沒。光平追孫至富良，將及，總兵尚維升至年少勇銳，率兵禦之，轉戰竟日，手戮數□人，甲盡赤，後援不及，撫劍歎曰：「大丈夫死綏，志也。然不死大敵而亡於小醜，未盡吾勇也！」自剄死。孫遂撤江橋，率殘卒入關。總兵張朝龍、李化龍亦先後死，輜重甲杖，盡為敵獲。事聞，高宗以其知大體，甚加惋惜，封壯烈伯，祀昭忠祠。子文謀，以侍衛擢至福建提督。嘉慶川楚之役，亦以勇健世其家。

福康安平廓爾喀

廓爾喀，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。烏斯藏分為前後兩藏，自打箭爐西行七□驛至前藏，又□二驛至後藏，又□二驛至濟隴，又三□驛至石宿橋，為後藏邊地，過橋以西，則廓爾喀矣。前藏有呼圖克圖，曰達賴喇嘛，相傳為宗喀巴高徒，世世轉輪為之。每將死，則自言其往生處，弟子如言物色之。得嬰兒，即奉以歸，謂前喇嘛所托生也。其真偽不可知，而準噶爾、喀爾喀及內部落各蒙古王公皆尊信之，為佛教大宗。後藏班禪額爾德呢，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，而蒙古番人亦崇奉惟謹。此二藏為古吐番地，元世祖時有八思巴，尊為帝師。明成祖時，有哈麻立，冊為大寶法王，未嘗侍以屬禮也。太宗時，達賴初，番目頗羅雍以功封王，統兩藏事。後其子朱爾默特叛，奪爵。於是達賴喇嘛、班禪額爾德呢皆以教主兼國事。有丹津班珠爾者，本班禪部下頭人，以罪被黜，竄入廓

爾喀，結其酋喇特木巴珠爾。繼以通商事，為後藏人倚班禪勢，不與直，遂結怨，突入後藏據之，此乾隆戊申事也。高宗乃命川督鄂輝、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勦之，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諳番語，命監軍。巴自恃近臣，不復為鄂、成所統屬，擅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，願歲納元寶一千錠贖其地。廓欲立券約為信，達賴喇嘛不可。巴欲速了其局，遂如約而歸。逾年，廓之頭人索歲幣，達賴喇嘛不與，所呈表文，語多不恭順。駐藏大臣普福匿不以聞。廓之頭人遂劫藏中頭目瑪爾沁為質，復搆兵入後藏擄掠，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，併欲棄前藏，達賴喇嘛不肯輕棄重器。事聞，上震怒。巴畏罪，投河斃，褫保爵，改名俘習渾，滿語謂卑賤也。更命粵督福康安、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為大將軍，統索倫、吉林、川陝諸路兵討之。饋餉事，則命大學士孫士毅主藏東路，駐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，濟隴以外，則惠齡主之。

王子春，福由青海進兵，時青草未茂，馬皆瘠疲，糧餉屢絕。運糧布政使景安受和坤指，欲絕其餉，賴福行速，四旬至前藏，以四月乙未出師。先遣領隊大臣成德、岱森保由聶拉木進，總兵諸神保駐紮轄，防其抄襲後路。福、海與賊戰於擦木，又戰於瑪爾轄，直抵濟隴。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，賊所侵後藏地悉復之。六月庚子，入賊境，賊舉眾來拒於噶多溇。福分前隊為三，令海統之。又分前隊為二，自統之。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持。福由間道衝賊營，海繞山，出賊營後，與福合。克木城石卡數□，追奔至雍雅，俘其頭人某。成德亦克鐵鎖橋，進至利底。福又檄諸神保至利底以壯軍威，於是廓爾喀洵懼，來乞降。福曰：「是緩我兵也！」嚴斥之。

七月，裹糧再進，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帖朗古橋甲拉古拉集木集等處七百餘里。六戰皆捷，殺四千餘人。至熱鎖橋，福以為勢如破竹，甚驕滿，擁肩輿，揮羽扇督戰，官兵皆解囊韃負火槍以息。賊乘間入，遂敗，台斐英阿死之，武弁多陣亡者。賊復遣人乞和，福允其請，獻所掠金瓦寶器，令大頭人噶木第瑪達特塔巴等實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。高宗鑒其誠，乃許降。八月，班師。

嘉勇貝子征諸羅

乾隆時，嘉勇貝子援諸羅，時超勇公海蘭察前行，行約百里，貝子督師繼進。夜大雨，天黑如墨。遇土山，駐軍山頂，貝子中坐，隨軍官圍貝子坐，外親軍，外正軍，皆圍坐。賊游兵近山，踐泥濘過，火炬千萬，賊自炬中窺山，黝黑無所見，疑有兵，發銃礮擊之。貝子令曰：「無出聲！無動！」久之，賊過盡，雨霽，天益明，海已入諸羅城。捷使至軍，始起行，無一傷。視銃礮子，皆歷落入山腹。

貝子征衛、藏時，有隘道，幾一里，賊屯軍守隘北，甚嚴。大軍屯隘南三□里許，貝子調軍伏隘東西，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，迭退迭進。戰一日，有數□勝負。貝子在大軍中，前軍軍報杳至，不動。及二更，前軍大敗，退不止，賊逐前軍出隘南，礮聲大震，火炬盡蕪，照耀如白晝。東西伏軍皆起，賊驚退，自相蹂躪，大軍蹙之入隘。貝子急上馬，萬騎齊足，頃刻至隘口，前軍伏軍已過隘，聞貝子至，勇氣百倍。大軍乘勢合攻，遂夷賊屯，追奔五□里而後止。

明亮平孝感教匪

嘉慶丙辰夏，湖北孝感有匪滋事，毗連三省，匪眾數萬，總統永保屢為所敗。先後徵兵數千，皆覆沒。時參政明亮方獲罪，以侍衛銜自西域歸，高宗命往代。行至當陽，制府畢沅以固原、西寧兵五百人畀之。明日：「今孝感嘯聚數日，已傷官兵數千，是匪中必有知兵者。若不□倍其眾，難以破敵，此王翦所以益兵破楚也。今若不謀而進，以零丁積苦之兵，禦銳氣方張之匪，是驅羊入虎群耳。」畢無以對。適陝西鎮總兵德光率兵三千人至，願隨明往。畢喜曰：「此天助將軍成功也。糗糧器械，吾任之。」明大喜，鼓行數日，至楊鎮，民多逃竄，街市闐如。

匪聞官兵至，皆斂兵守寨。明率眾守橋，笑而謂眾曰：「贏張飛尚可禦敵也。」命諸將鳴鼓吹角以致匪，匪果蠢起。明據地勢，殺傷相當，匪詫曰：「昔之官軍未有不聞聲潰者，今何人，耐戰乃爾！」嗣聞為明，皆相顧歎曰：「吾儕命蹇，此老尚無恙耶？」次日，匪繞道上北山，據建瓩之勢，德請戰，明曰：「匪勇而銳，未易藐視。」以千人付之。德故未經戰陣，既見敵，未鼓而火槍驟發。明聞聲驚曰：「此軍殆矣！非出奇無以救之。」因怒馬獨出，率將士數□人行荒畦間，繞出數里，畦間骸骨縱橫，乃永保兵潰處也。適有江西潰卒二百自德安來，散坐黃金廟側，方蒸火聚食，明笑曰：「是足資余用，以之破敵，足矣！」遂呼其將至，撫以善言。諸軍聞明名，爭自踴躍請戰。明授以旗鼓，命掩伏山側，遂趨匪壘。壘外松棚下匪方瞭望，驟矢傷數人。匪方錯愕，江西兵展旗鳴笳以進，匪驚潰，互相踐踏，曰：「伏兵至矣！」匪中有紅巾者，聲言於眾曰：「勿驚！速發大礮禦之。」官兵聞之恐，明曰：「其礮炸矣。」匪固烏合，不解用礮，礮果裂，聲震山谷。官兵突煙而入，縱火焚松棚。山上匪見之，皆退歸，闔四門為守計。德所率兵亦振旅還。復命奪匪西壕，積柴他門外，匪未覺。時大風霾，因風縱火，俄萬廈驟焚，官兵合圍，匪突煙出者，咸墮於壕，哭聲震天，火光竟夕，三日始燼。乃於焦骨中取匪首，遂平。捷聞，高宗大喜，復明職。

完顏岱擊教匪

完顏岱任河南藩司時，白蓮教初起，所在蜂擁難遏。巡撫景安素怯，屢為匪敗。完顏率贏卒數千守雙溝，匪屢犯豫界，皆被擊去。自嘉慶丙辰九月至丁巳春，大小百餘戰，無不堵禦得宜。時浙川有蠢動者，完顏告景曰：「萑苻小寇，易撲滅。襄、漢間匪勢猖獗，岱請禦之！」景以初起者難禦，而雙溝有險可恃，因促完顏往。乃急掩擊匪，悉數就擒。景貪其功，棄雙溝而躡其後，誅殺難民，以大捷聞，封伯爵，完顏惟議敘而已。襄、漢諸匪遂襲其不備，闖入南陽，由盧氏出武關，與川匪合，逆鋒遂不可制。而完顏以勞瘁卒於軍，仁宗甚悼惜之。

傅肅平苗

黔楚接壤處，北有臘耳山山脈，為苗瑤所居。自康熙中降生苗百四□寨，置乾州、鳳凰二廳，而苗疆一蹙。自雍正中改土歸流，增置永順府永綏、松桃等廳，而苗疆再蹙。自是至乾隆末葉，漢民移居苗境者日眾，永綏城外苗地幾盡為所占，而苗疆三蹙。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，復故土，而亂端以起。乾隆乙卯，黔苗石柳鄧，楚苗石三保、吳隴登、吳半生、吳八月同時蠢動，詔滇督福康安、川督和琳與湖廣督撫會勦。其後，半生、八月雖先後就擒，而八月子廷禮、廷義仍負隅自若。迨嘉慶丙辰，隴登降，三保擒，柳鄧父子及廷禮、廷義次第就誅，始以苗亂肅清聞。其實是役也，始事者固老師糜餉，繼事者亦苟且倖成，而苗眾仍四出劫掠，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，益蔓延於乾、鳳諸廳。己未，鳳凰廳同知傅肅用前人鵬勦法，戰守年餘，修置碉堡，收卹流民，屯田練勇，苗垂困。兵備道成寧忌之，數言於鄂督姜晟，謂「傅不去，苗必大亂」。已而吳、陳受果擾內地，姜意動，將劾傅召亂。會巡閱至某縣驛，方飯，而苗數千環行館，噪索食，犒之，不退。中夜，聞門外驚闐，嘯號鼎沸，俄而寂然，一人從數卒入謁，傅也。姜歎曰：「幾誤邊事。」即委傅討賊，一戰俘陳受。令籌安撫之策，傅因下令追繳苗寨兵械，並廣設書院義學，經營□有餘稔，苗禍乃紓。

二眼轟將軍征川楚教匪

川楚教匪蔓延三省，諸將擁兵自衛，擄掠良民，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目。惟提督穆維、將軍富成督齊魯兵堵禦甚嚴，匪畏之，相戒勿犯二眼轟將軍。蓋山東旗轟皆繪二太極圖故也。

亮祿征川楚教匪

總兵亮祿任河南城守尉，嘉慶庚申，川楚教匪滋事，豫省將校皆檄調他往，撫軍吳熊光亦率兵堵禦盧氏，河南兵力虛弱，故寶豐、郟縣教匪謀逆。亮曰：「吾聞兵貴神速，今賊初起，實為烏合之眾，易於撲滅。」乃驅兵疾行，不三日，匪尚未覺。亮率兵圍其寨，聲言滿兵□萬自京至，命樹八旗大纛，以鞭笞馬腹，使騰蹶嘶號，聲震數里，匪懼。至夜，亮起曰：「此擒賊時也。」乃吹角，命士卒進，首先踰濠，焚其寨，士卒用命，一鼓殲之。

成德征川楚教匪

將軍成德，初從阿文成公桂征金川，多戰績。阿嘗曰：「裨將中知兵者，惟成某一人。」其隨征廓爾喀苗疆，亦多戰功。後征川楚教匪，總統為福寧，性暴復，失將士心，攻旗鼓營浮山諸賊，經年無功，成甚抑鬱。戚某往探，設酒待之，將飲，笑曰：「席上無可歡，可以賊心俯酒。」因下令出戰，結裝去，聞火槍聲，須臾，擒匪數□歸，酒尚未寒也。掀髯歎曰：「若此草寇，較之金川番匪，□不當一，何難滅此朝食？而當軸輒養賊自重，不解何心，老夫功名終於此矣。」因潸然淚下。

札克塔爾征川楚教匪

札克塔爾，金川番部人。父某，為索諾木所殺，弱冠投誠，密獻入番計，阿文成公桂從之，得以成功。高宗憐其稚，命近臣撫視之，後荐至護軍統領。性敏捷，川楚之役，師未嘗敗北。軍中畏之，呼曰「苗張」，無敢撻其鋒者。嘉慶丙寅秋，瓦柴關兵變，札首先趨赴。時西安駐防已為匪衝潰，札怒馬獨出，手殺數匪，匪有識者，詫曰：「苗張至矣！」皆奔潰。楊時齋提督繼至，善為撫慰，匪棄甲請降。是役往返，不逾二□日也。

額勒登保平川楚教匪

川楚教匪初起時，以劉之協、姚之富、齊王氏為教首，三人皆梟雄。齊王氏又號齊二寡婦，美姿容，擅謀勇。餘如冉天元、王三槐輩，亦皆一時兇悍。至若其中謀士，出奇制勝，使王師疲於奔命者，則以徐亮基稱最。亮基字慕奇，成都拔貢。少負奇氣，倜儻不羈，或以狂生日之。居恆竊慕諸葛亮、劉伯溫二人，因取以為名，自號小諸葛。與冉同里，冉本富家子，豪俠任氣，後為門客煽惑，遂從教匪起事。亮基聞耗而起曰：「大丈夫得時則駕，機不可失。」仗劍往說之。冉大悅，署為行軍參謀。用其策，竄汴犯陝，號令川東北群寇，橫行數省。

時統兵諸將帥以經略額勒登保為最有威望，德楞泰、明亮亦善用兵。偏裨則楊遇春、楊芳、羅思舉、桂涵、穆克登布等，均驍將。亮基為冉主謀，屢設奇計，以陷官軍，額至引為心腹鉅患。蒼溪一役，額欲合全力勦之，檄左右翼會擊，楊遇春、穆克登布為左右翼長，驍悍無匹，各路教匪望風膽落。冉懼，亮基微哂曰：「將在謀，不在勇，此何足慮！」策馬出營，周覽一過，返謂冉曰：「彼軍右翼勇而不整，左翼稍有戒心。若憑高馳擊，右翼必潰。右翼潰，則左翼為所牽動，不能獨存，然後合師以擣中軍，可一戰下也。」冉從其言。穆每戰，必先登陷陣。遇春較持重，恆規之，穆不聽。將戰，穆列營傍山而處，遇春勸之曰：「兵法有言，居高臨下，君不握險以守，而陣於平原，此危道也。」力爭不納。急退，列營山巔，遙為犄角。其上適有廢壘，命握壘而守，嚴陣以待。甫交綏，穆勇甚，身先士卒。短兵接戰，陷賊伏中，冉麾軍圍之數重，力戰不脫。

遇春欲赴救，亮基亟麾伏賊，從嶺後間道，猱升而上，逸出遇春壘後，壓壘而陣，遇春自救不暇。穆軍失援，大敗，亮基乘勝擣額主營。主營潰，穆身被七創，屢瀕於危，卒賴遇春軍冒死援之，得潰圍走，冉自是益倚亮基。時各路教匪多烏合，群聚不逞，燒香惑眾，從者日多，然惟以剽掠為事。亮基則勸冉禁擄掠，犯者立斬以徇，所過州縣，恆不血刃而下。

廷議以賊蹤飄忽，狀類流寇，實行堅壁清野政策，通飭各路，嚴密扼守，有縱寇者置諸法。令村莊民團築堡備戰，寇至，則盡斂牲畜器物入堡固守，野無所掠，群寇大蹙。

先是，亮基佐冉軍時，首倡議勦鼓眾北行，不用，至是頗悔，欲由陝犯晉，而將軍魁倫扼守潼河，防寇北渡，沿江上下游，列營數□里，深患之。亮基躬出視師畢，返，謂冉曰：「亟治攻具。」翌晨，遂渡河。亮基親援桴鼓，魁悉眾抵拒。戰正酣，主營藥庫燬，冉且自下游偷渡矣。官軍大潰，賊眾鼓噪乘之，遂渡潼河，亮基乃分軍由陝犯晉。亮基歿，軍無主謀，戰輒敗。冉憤欲大舉，馬蹄岡一役，欲以全力困德楞泰，六日五戰，重疊設伏，德誤陷伏中。數路皆敗，與侍衛數□踞守山巔，誓以死拒。冉督眾登山，坐騎中矢而蹶，為德俘獲，賊大潰。嗣是諸路教匪，以次削平。

額之用兵也，匪甚畏之。每戰，張左右翼，以降賊居左，張紅旗；鄉勇居右，張白旗，皆為前鋒。賊望見紅白二旗，則群相驚曰：「額爺兵至矣！」皆奔。臨陣，身先士卒，輒以兩人肩竹兜乘之，銃礮矢石常從肩耳過，左右失色，額不少避，督戰益力。尤嚴操守，賞士不惜萬金，而不以一錢自奉。督撫饋遺一無所受，用兵歲久，諸將無不蓄貲財，而額之凱旋，過蘆溝橋，蕭然行李，一騎負一襖被而已。

桂涵大敗教匪

川東有桂涵者，驍勇趨捷，非珍饈不食。時或金幣滿室，未幾無一存。踰時滿，與相契者輒盡與焉，蓋皆自臆篋來也。官捕之嚴，忽不見，時或出沒巨浪中。尤善泅水，聞川楚軍募勇，與羅思舉同投之。時乘賊與官兵角，伏石河中，或腰擊，或尾截，或擒渠魁，或斃悍目，官兵屢冒其功而受上賞。一日，賊環攻其洞，積毒薪熏之，撲以扇，煙外颺；又壅溝灌之，洩以竇，水旁溢；又夜屯山頂，熾草為號，賊知其素張虛勢，宵深襲之，竟空壘焉。俄鼓譟四起，伏突出，大呼曰：「今日也中桂老子計矣！」賊懼，反走，木石堆塞，中藏勁弩，歸路斷矣。官兵鄉勇內外夾攻，賊寸步不能移，皆縊林中，樹為之折。號哭曰：「吾白蓮教徒，自有身以來，無此窮蹙，不敢再入深山矣。」後追至平原，與羅互為犄角，凱旋為川北總兵，至四川提督。

李成隆平安南匪及鳳尾幫匪

嘉慶間平閩浙海盜，浙江提督李壯烈公長庚實為首功，太平參將李成隆亦有勞焉。龍王堂松門之役，成隆婦新產，風雨破其屋，驚死，不顧，立率師往勦。安南夷匪及鳳尾幫盜皆以此舉就擒，時稱成隆曰小李將軍。

李壯烈討蔡牽

閩中固積富區，自總督雅德、伍拉納等驕奢貪縱，吏治廢弛，海盜猖獗，水師懦怯莫敢撻。提督倪斯得老耄不諳紀律，故蔡牽、朱潰等嘯聚海濱，眾至□萬。嘉慶丁卯冬，突入臺灣，賴李壯烈抵死禦之，喜濤得全。

李，同安人。起家武科，出為浙江副將，福文襄王康安奇之。安南阮光平陰叛，入我國海面擄劫，王命李往擒之。李曰：「官船釘疏板薄，不能衝突波濤，長庚願傾家造船。惟火藥非私家所宜有，願賜之，餘不費絲毫官物。」王大悅，奏署總兵，並賜銀數萬兩，乃造海船數□艘，不加鏤飾，與客船無異。率兵三千，尾安南船，旗鼓突出，槍礮驟發，賊驚潰，覆船數百，俘斬數千人，生擒其官倫貴利等以獻。王優獎之，請於朝。任海壇總兵，浙撫阮元倚為左右手。臺灣之役，已圍蔡牽於鹿耳門，計日可擒。時所率浙中精兵祇五百餘人，牽以錢四百餘萬賄閩卒，諸將遂解體。牽遣人偽獻降書，李抵書於地，褫其衣，刀見，立誅之。是晚大風雨，牽乘夜遁。李方飲酒，立傾盃，整隊進，閩兵莫有繼者，太息曰：「朝廷養兵百餘年，一旦反為賊間，果何為者！」因全軍而歸。閩督阿林保置酒賀，從容語曰：「海上事易飾，公如以蔡牽假首至，余即飛章露布，不惟公居首功，吾亦受帷幄之賞，豈不勝衝突鯨濤，僥倖於萬一哉！」李奮然曰：「于清端之捉賊，姚制府之用兵，長庚所知也。石三保、聶人傑之擒，為長庚所未解。皇上所以任長庚者，欲使永靖海氛，以綏民命，成功與否，則天也。公文吏，幸事早蒞，僕則視海船如廬舍，不畏險也。公今以逗撓劾長庚之罪，他日以覆舟諱長庚之死，皆惟命是從。僕一武夫，猶知以死報國，公以世臣名族，亦罔識忠孝二字乎？」推几而出。幕客諫曰：「將軍誤矣！自閩粵用兵，生靈糜爛幾數百萬，皆以蔡牽一人。故今假傳授首，博天顏之喜，後或羈以官爵，啗以利貨，以伺其敝，不亦可乎？今必冒風濤之險，困其巢穴，一旦颶風阻路，糧餉莫繼，士卒散亡，竭一人之力敵百萬之寇，稍失利而大吏朦蔽奏之，將軍必遭獄吏之辱矣！」李慨然曰：「君不聞王彥章『人死留名，豹死留皮』語乎？僕雖不肖，不願與牽同日生也。」

王得祿邱良功平蔡牽

嘉慶己巳，閩浙水師攻勦蔡牽，鏖戰重洋，閱兩晝夜，牽夫婦淹斃黑水洋，盜船一律燒毀，餘盜擒斬無遺。是役也，浙軍圍攻牽船，追逐千里，枵腹苦戰，喋血於狂風巨浪中，兵勇傷殘極眾。比閩軍遲一日到，已功在垂成矣。

煤黑子與林清戰於大內

都人呼擔煤夫為煤黑子。嘉慶癸酉，天理教匪林清作亂於京師。賊趨熙和門，有某煤肆之煤黑子，適自文穎館出，橫取擔杖，

奮逐之，力甚大，路賊數人。眾攢刺之，遂為賊殺。群賊與煤黑子角力，聲譁四聞，故熙和門得以閉。大學士保興時為上書房授讀翰林，從景運門下直，遙望見之，走還，促閉門以拒。既閉門，乃集羽林虎賁，戰一日夜，賊乃敗。事定，出賊屍，煤黑子屍亦雜其中，不可辨。方其擊賊時，三館吏役無不知煤黑子擊賊。賊平後，以為煤黑子之功不可沒，顧其肆主儒而畏官，不敢陳於朝，煤黑子遂竟不獲褒恤。

平林清

嘉慶癸酉七月，仁宗秋獮於木蘭。九月□五日，天理教匪犯關，匪為林清、馮克善、李文成諸人。

先是，文成遣其養子劉成章潛至京，會清於黃村之宋家莊，議以□五日，河南、山東合畿內之眾，同時進發，乘回鑾時，伏莽行在。謀定，而滑縣、金鄉、定陶、曹縣先後緝捕，匪恐事敗，不能久待，乃即揭竿起，官兵絡繹徵調，而九月□五日之約，遂不能密赴。□四日，清命其黨陳爽、陳文魁入京，匿市人家。□五日平明，眾匪自黃村至，日方午，入內城，分東西兩隊：其東，陳爽導之，劉呈祥殿之，以進東華門；其西，陳文魁導之，劉永泰殿之，以進西華門。而太監劉得財、劉金引其東，張泰、高廣福引其西，王福祿、閻進喜居中援應。爽與文魁偕頭目數□人，皆清所調遣。清居黃村。將俟河南之匪集合而進。

儀親王、成親王、莊親王等亟召營兵自神武門入，匪已至中正殿門外，諸王率兵禦之。有數匪突入大內，時皇次子、皇三子咸在上書房，聞內侍疾呼閉隆宗門，皇子即自日精門詰問。將至近光門，總管太監常永貴擒二人，各執利刃，頭裹白布，諸內侍禦之於門，互有殺傷。皇四子自書房出，皇次子、皇三子將往儲秀宮觀后，學士寶興方自上書房散直，未出東華門，見兵匪力戰，亟入乾清門，奔告皇子。皇子立至儲秀宮，見匪越牆西入，皇次子急命進撤袋烏銃腰刀，永貴執白木棍，立於遵義門之內以拒之。諸內侍登垣瞭望，匪大至，旋自膳房之上自西而北，將踰養心門入，皇次子發烏銃擊之，殪，匪續至，執白旗指揮，皇子復擊之，又殪。儀親王子貝勒綿志亦以銃擊之，復殪，匪乃不敢升垣。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廠，督同常永貴率內侍擊賊。日將晡，而留守京師之諸王及內務府大臣各引兵入衛，匪勢漸蹙。將縱火，忽大雨迅雷，二匪墮武英殿之御河死。投河溺死者甚眾，餘皆就擒。

初，王申春，趙崇華攝淡水同知。甫下車，即訪獲妖言惑眾之高媽達，訊之，具供同黨劉林、祝現，定以次年閏八月望夜，起事都下。劉林者，清之原名也。趙亟詳上官，請入告，上官以其語誕，僅依傳布邪教律擬決，而未奏聞。至癸酉九月□五日，都中之變果作。

馮克善者，林清之黨，技精絕。清既敗，乃變姓名匿獻縣。是年□二月為官吏所聞，雜遣兵役，與其徒擒之。乃佯飲之酒，中設一席，四面重疊環以桌凳，門內伏壯士。案復置熱粥，又置藥物酒中。馮至，即藏其兵器，以熱粥灑之。諸壯士群起格鬪，良久始就擒。

楊忠武征川楚教匪

當紅苗之變，楊忠武公遇春方為材官，福康安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此將材也。」屢疏保薦，擢至專閫。時宜綿督陝甘，畏蒞不前，楊諫曰：「甘、涼兵為天下勁卒，阿文成公曾將以平西域。今公據河山之險，擁精銳之卒，自關隴西下，建瓴之勢，破敵必矣！奈何以百戰之卒，而畏烏合之眾哉？」宜不能用。勒登保經略至陝，倚為左右手。

楊善撫馭士卒，部下多降匪，腰佩長刀，形貌兇險，而楊頤指氣使，莫不悅服，故□數載所至克捷。有黃羸，日馳數百里，常乘以追賊，賊畏之如虎。部將如楊芳、游雲梯、吳廷剛、祝廷彪，皆由偏裨至專閫。瓦柴關兵叛後，獨騎至賊中，說以大義，即拋戈降。嘉慶甲戌春，入京陛見，仁宗問：「前此湖北、陝西、四川三省軍務，何延至□數年之久，現今兩次軍務，即河南教匪、陝南饑民之亂，何蒞事之速？」則對以「有專責則事易集」。上首肯者再。

楊嘗徒步逐賊，挽其鬚日行百數□里，軍中呼曰「楊鬚子」。為□號曰：「鬚子打乾靴，一走一百八。」賊望其旌旗皆膽落，故所至有功。

永芹以百餘人破回

洋菴將軍永芹，以乾清門侍衛出戍西域。會回逆叛，守危城，兵甫百餘人，眾官皆大驚，獨處之晏然。命文吏守城，自率卒冒雪夜出。漏下□刻，屬吏懼，曰：「賊眾初起，人心未定，若不一鼓殲之，使蔓延四出，封疆可虞。今乘黑夜攻之，賊不知我眾寡，易滅也。」直抵賊壘，聲言北路數萬人至，賊驚潰，投兵降，逆首亦就擒。

羅思舉平趙金龍

趙金龍者，江華瑤也。故為巫，家饒於貲。瑤中巫至貴重，群瑤信服，金龍謹飭無過行，居瑤中，號通達能言。平居壘山力作，善居積，時為群瑤祠禱神，益富厚。以山田與漢民近接，漢民每事陵藉之，不敢論曲直也。

道光壬辰，瑤人入江華市易銀，奸賈輒與以夾錫者，請更之，反怒罵擊擄。瑤歸，集□餘人復往，賈訟縣官，謂瑤劫掠，盡捕下獄。於是群瑤怒，起殺奸賈，推金龍為首，桂陽新田瑤應之，有徒黨千數百人。州縣遽以瑤變聞，大吏視之為大敵，提督海凌阿、副將馬韜率三千兵討金龍，長驅入其境，兵不持刀矛，捆載以行。瑤偽為漢民，負其軍器去，已乃大譟，官兵聞聲奔走，或自跪道旁，遂殺海及其馬，以海之火器攻新田，殺知縣王鼎銘。於是欽差大臣尚書公禧恩出視師，瑤變聞天下。然江華瑤眾固不及數百也，合寧遠、道州、新田、常寧及州中瑤，男女僅二千耳。瑤所長者，登山險疾走，用小火槍，百步命中。官兵聞瑤至則潰。朝命羅思舉與總督盧坤往平之，賊已困，將擒矣，時宣宗命禧往督軍，諸將皆曰：「可待禧至。」羅曰：「圍久師怠，賊必遁，糜帑可惜。」遂違眾一戰，殲賊且盡。禧為親信重臣，督撫以下皆降屈為禮。怒羅之不待也，盛氣陵之。羅不為屈，且面折之曰：「諸公貴人多顧忌，羅思舉一亡賴耳！受國厚恩至提督，惟以死報，不知其他。」禧怒甚，而無如之何。羅籍四川之東鄉，少亡賴，數行竊，令捕之杖斃，棄野中，夜而蘇，匍匐至一老嫗家，周之，乃改行。既貴，尚對人言生平作賊事，不稍諱。

中英鴉片之戰

道光辛丑鴉片之役，英人義律以和議久不定，進攻廣州沙角、大角礮臺，伏兵二千，以竹梯登後山，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，合力夾攻。時副將陳連升力為抵禦，身被數□創，死之。英兵乘勝直攻鎮遠、威遠。靖遠各礮臺，進逼省垣，礮聲如雷，晝夜不息，將軍以下皆避入巡撫署。

欽差大臣琦善既以庸懦畏蒞遲誤機宜致禍，詔命鎖鑰來京，而繼之以奕山。奕見英人之勢方張也，遣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議款。義律要求於應償煙價之外，須酬軍餉銀六百萬元，香港事再議。將軍等允之，並樹白旗於城，英兵始回船。

七月，英兵船復攻廈門各礮臺，陷之。八月，英將漢鼎查、郭士利等由廈門再犯定海，定海總兵葛雲飛、處州鎮總兵鄭國鴻、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皆戰死。時欽差大臣裕謙僅統兵四千守鎮海城內，令提督余步雲守城外招寶山。英兵既由山麓攀援登岸，余不令士卒發礮，率兵遁寧波。英人據招寶山，俯攻鎮海，裕投泮池死。未幾，寧波亦失守。是役也，廣東被禍之外，則以招寶山之敗為最劇。而其債事之由，實因裕之粗疏驕暴，馭將無方，余之不戰而遁所致。為江浙所切齒痛恨者也。

英之擾江浙也，時梁拱辰以江蘇巡撫兼權總督，率兵防上海，時提督陳化成駐吳淞口，徐州鎮總兵王志元駐上海城外。王軀幹英偉，曉暢戎機，梁頗優待之。既思吳淞口岸，直達寶山，綿亙數□里，兵稍單，欲使移軍吳淞，與陳相犄角，乘間探之。王不允，梁自馳往吳淞，商之於陳，陳亦不調然。未幾，梁卸督篆返蘇，遂聽之。越數月，英艦陷寶山，直駛吳淞。陳以孤立無援，血戰死之。尋上海亦陷，時王已遁往松江矣。

英人既破上海，由黃浦入泖澱，窺蘇州，慮湖隘道梗而返。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滙涇，英船不敢深入內河，松江幸無恙。乃別由福山口入犯鎮江，圖山守兵新鑄萬八千斤礮，發之，聲震江南北。然英船遊弋而過，不備亦不懼，事後始知守兵以無彈之礮，無子之銃，虛張聲勢，相率而逃矣。英人初至之地，恃其財利，蠱惑窮民，至以銀幣一枚，市胡椒數粒，鄉民願效奔走者，所在有之。某寺僧密告之曰：「城北依山為垣，故有塞門，其虛可搆也。」英人登山山峴之，礮發而城破，淫掠搜括，等於寧波。時六月□九

日也。

鎮江故殷富，西關以外，為一郡精華所萃。敵梳之，兵勇篋之，土寇又雜之，富民遷徙者，背負肩擔，悉被劫掠。江寧、常州聞警，皆震。已而滇兵跳集於蘇，勢洶洶，且內訌，時李星沅官蘇藩，請於中丞，斬剽劫者以徇，人心稍安。

英人既據寧波，明年壬寅正月晦，官兵襲攻之，不克。時大軍雲集，屯紹興，而舒屋菴者，在軍中。一日，傳一閒諜至，將斬之，叩頭乞免。舒視之，則偷兒也，意哀之，曰：「若為諜而死，盍為偷而生？若能竊英人頭來，吾且白將軍，賞資汝！」偷諾而去。既而偷果以英人頭獻，介之見將軍，將軍大喜，厚賞之。又既而獻頭者紛至，乃與群偷計其值：黑人一頭，錢若干；白人倍之；生獲，又數倍之。自是踰城穴隙，日昏暮，徧城中無非偷者。英人之據甬城也，夜必巡街巷，兩英人先後行，方格磔語笑，後者忽無聲，回視之，已失頭而仆，者大駭，僵立若槁木。俄頃，又失其頭。偷兒或東或西，或著西人衣冠，持竹杖，橐橐然曳革屐以來，英人近與語，遽刺殺之。其生致之也，則以布自後扣其頭，使不得聲，而絞布兩端，負而趨，至幽僻，箝口，置諸橐，緹之，以縋出城。或為英人所見而追之，則負以趨曲巷，追者迷失道，又懼其害己也，廢然返。英人巡視城上，亦通夕往來，群盜數□，以長藤為環，暗默候城外，聞城上巡者過，為怪聲驚之，英人俯視，遽以藤環勾其頭而墜。既墜，塞口中以物，而反縛之，復候之如初。城上英人謂墜者誤失足，且聞其顛蹶，皆伸頭下視，思援之，又盡為偷所鉤致，乃始譁然。擁所獲，大笑以去，疾如風。凡城內外之以竊英人頭至者，黨日益盛，計日益巧，所獲日益眾。其奇策祕術，人莫得而盡知也。他日，偷獻頭於將軍，將軍語之曰：「得英兵百，不如得其官一，能生致之，賞萬金。不能，取其頭可也。」久之，反命，曰：「官不可得也。官未嘗夜出，臥寢室，兵環於外，吾儕之趨捷善升屋者，飛登其臥室，密揭瓦偵之，則見其在室中，脫衣冠入帳而寢，既而下揭帳，空榻也。明夜又易室，偵之如前，而空如故。吾儕利其頭為奇貨，數數夜守之，終不得知臥所。得官一，不如得兵百之易也。」當此之時，英官雖防護甚謹，不可得，而心常惕惕，每日夕，殼棘自驚。且日而以失首報者，恆數□，或多至百餘。白人夜出邏，往往曉不歸，其黑人無名籍者，至不可算。由是大懼，盡率其屬登舟而去，寧波遂克復。

烏蘭泰向榮圍粵寇於永安

咸豐辛亥冬，粵寇洪秀全有眾二千人，嘗被圍永安州。時賽尚阿督師，以烏蘭泰、向榮分統勁兵，圍之。烏、向皆名將，積不相能。時江忠源在烏幕，力為排解，以向氣盛，銳意不讓烏，齟齬益甚。江方倡長圍深壕聚殲之策，以北關疏關，請益兵合圍，向不許。會江以病歸，向、烏相仇益甚矣。

秀全既據永安州，建偽號，封諸酋為王，王以下爵七等。設六官、丞相、司馬、軍師、旅帥等職。女官等次亦如之。行營五將軍，按水火金木土，各司其事。洪大全所定也。

洪初據金田時，裹脅日眾，與鄉團兩不相下。楊秀清懼其離散，設計籠絡之。每自託為巫，謂天父下凡，附其身，詭人陰私。又託天父言，挾制秀全，令前跪受杖，已則高坐，歷數其罪而責之。責已，仍奉秀全上坐。己有不睦，慮不足箝制其下，亦伏地，令人杖之，不稍貸。由是諸酋篤信其說，以為真有天父鑒臨也。會官軍屢易帥，惟向榮【舊為楊忠武公遇春部曲。】老於軍事，謀略素優；都統烏蘭泰、總兵秦定三亦果敢善戰，故新墟、雙髻山、莫家村三捷，戰功為最奇。

秀全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，定三潛渡江，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，乃斷樹截竹，拋棄各要隘，而伏兵村中，僅留一路，遣兵百人偽為樵採者，引寇入。伏前者突出，寇倉皇，且戰且走，亟從村後竄逸，則隘路竹木阻塞，後伏又起，大呼追擊，四面合圍，於是一日七勝，殲擒二千五百餘名，寇乃退據雙髻山。

雙髻山，前以新墟為門戶，後以豬仔峽為藩籬。向命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，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。既登豬仔峽，奪其要隘，寇自高擊下，銃礮木石如雨，官兵奮力抵禦，勢正不支，而前路諸軍已抵寇營，呼聲震山谷，上下夾攻，寇大潰。及據永安，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，阻官兵進攻之路。距莫家村□餘里，有高嶺三，其中曰秀才嶺，尤險峻。烏相度形勢，遣隊誘之，戒以俟寇漸近，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脊，嚴陣以待。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上，預埋地雷等火具，植紅蓋於帳前。寇至，左右營及中軍皆退，眾寇競前拔其紅蓋，火機忽發，全嶺崩裂，燔寇以數千計，大隊乘之，生擒無算。自是見烏幟，輒不敢近城，而寇於其酋亦自是漸有離心，獨大全、秀清狡獪堅忍，死守不下。

王子春，秀全卒由北竄，馳犯桂林，四總兵同戰沒。俄而烏亦中礮死，秀全遂由榔下，略長沙，浮洞庭，出東南，禍延全國之半矣。

黃印山平兩杯茶教匪

江蘇裏下河一帶，有兩杯茶教，某寺僧實倡之。僧死，傳揚人盛廣大，而通州之黃朝陽、茅廣福等次之。受戒誦經，斂財聚眾，愚民為所惑。然初無謀叛意也。

咸豐壬子，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、陳某，性桀驁，已保五品銜，食雙餉矣。心未滿，仍多所要素。總兵抑之，遂怏怏懷怨望，潛渡江，通款於在福山之粵寇，願獻通州。酋哂曰：「吾為若輩誤者屢矣，是不可信。果誠也，當自破通州為贊。」陸、陳慨然諾。既返，百思無計。忽憶黃、茅輩得民心，煽之，當可動。遂詣黃，盛言「寇旦夕且渡江，若輩當自計」，眾大懼。陸言：「無妨也。彼中酋與我善，能人出千錢，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，可勿擾。」黃信之，函致諸教首，斂如數。已而陸又曰：「髮天主甚賢，取天下，反掌耳！欲富貴，當乘其未來時，能出萬錢，高爵厚祿可立致。出千錢，亦不失為朝將。空筭已至，勿自誤。」果愈惑，爭出銀買空筭偽職，徧通境，實則皆陸、陳私刻也。

陸、陳見教主易與，復煽言天主愛民，但相從皆手足，兵到，順民須助威，宜家置旗一槍一，編隊如行伍。黃內怯，私議曰：「太平紙為職名筭，祕之無知者。苟公然置禁物，保固有滅族禍乎？」陸、陳變色曰：「君不從，弗強也。然事後，必勿悔！」黃終猶豫，陸出一冊厲聲曰：「君輩已受偽職，不從，即投之官，滅族禍誰獨免者？」黃戰慄謝之，且曰：「非自怯，恐江南不果至耳。」陸、陳邀黃至福山壘中，實其言，乃昏夜偕渡江，見其酋，盛席款之，溫語嘉納，留□餘日，偕返。於是教徒信益堅，買糧置器，駐隊軍山，將於五月□四日夜攻州城。城中差吏弁勇半教黨，諜徧布街市，官夢夢也。□二日，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。南沙有董事某，以無故斂民阻黃，黃怒曰：「君此時猶自大耶！」即率眾焚其廬，某奔至城，告變，城中乃大震。會狼山僧亦連夜至，具言軍山謀反狀。

通州牧黃印山有幹才，亟命三門嚴守禦，令各沙董擒首事者。明日，沙董繫四人至，殲之。各沙搜捕羽黨，盡得其軍械、旗幟、號衣、印信，並職名冊一部。於是按籍訪獲，次第就誅。

最可哂者，其黨職名悉僭神佛封號，稱黃為玉皇上帝，餘則有都天靈官元帥、真君火神龍王等名號。既被拘，不刑自承。有憐而飼以肉食者，則合掌謝曰：「罪過！罪過！遲一刻便升天，何苦以葷食累我被謫乎？」至死，卒不食。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，將刑，縛署前大樹上，見人狂詈。適官過，指而責曰：「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，尚虛左待我，獨羈我凡界何為？」持刀者牽之去，乃喜。□四日，各門戒嚴，總兵率兵梭巡。城內外排列勇隊，火光徹夜不絕，民一夜數驚，謠言不能禁，捕數人斬之，乃少定。雞鳴徹隊，人心始粗安。

越翼日，陸、陳俘至，始知官紳士民，所在有獻首人，於是局中皆色變。旗牌某，總兵泊荷亭心腹也，有逆跡，黃擒之至，泊婉言為請命。黃大笑曰：「大人愛賊，可謂至死不悟矣！」叱速斬之，泊有慚色。盛、黃皆宵遁，百計不能得。盛潛泰州，撐巨傘，偽為賣藥者，為黠賈物色，即泰州寸磔之。黃父子甫出境，鄉人縛之來，嚴刑鞫問，斷其脛，以大舂舂之。子解部，宮之，給披甲人為奴，其黨始稍稍息。

葉鴻駒督團與粵寇戰

咸豐辛亥，粵寇擾嘉定之北岡鎮，鎮紳集貲創團練，推葉鴻駒為領，不應，強而後可。蓋鴻駒善技擊，以精內家拳聞於里也。

王子，金陵大營陷，寇長驅東下，犯外岡者數逾萬。練丁恐，謀避，鴻駒獨慨然曰：「鎮人餉我輩者不薄，安可聞警而逃，無所建示乎？且彼雖眾，烏合也，敗之易耳！勝之而後避，未晚也。」迺遣丁徧設旗燈於林菁叢處，而伏精壯於要道。寇夜至，見燈光，疑有備，不敢進，乃退而合軍以進。至隘口，伏軍突起，鴻駒首殺數百人，練丁膽益壯，無不一當百。寇大驚，四潰。練丁擒其軍帥一，師帥四，告於社而戮之。及後，寇大隊來，鎮人已盡徒矣，蓋鴻駒教之也。其後，李文忠公鴻章屯軍滬上，耳鴻駒名，謀致之，鴻駒不應，且曰：「我之擊寇者，欲以殺其劫掠淫威耳，他非敢望也。」事平後，鴻駒授徒自給以終老。蓋其志僅欲以所學餉後人也。

陸建瀛委江寧於粵寇

兩江總督沔陽陸建瀛，字立夫。初頗英銳任事，好談經濟，有當官蹇然之稱。亦稍結納賢士大夫，一時名流，如激浦嚴正基仙舫、邵陽魏源默深、上元梅曾亮伯言、元和陳奐碩甫等，皆為所羅致。且謹事當道，得其驩心，由是聲望踔起，聖眷日隆。

咸豐壬子，粵寇出嶺嶠，越洞庭湖而北，勢張甚。陸時在豐工，督辦河南合龍事宜。嘗從容語幕客：「群盜弄兵，無堅不摧，然實尠遠略，當今苦無任事者耳！」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，文宗嘉之。諭令察度軍情，如必親往扼要調度，可酌量籌辦，不遙制。又令分飭文武大員，嚴防水陸要衝。陸疏言：「小孤山扼長江要隘，然不如在上游蕪蕪等處設防。」乃授為欽差大臣，命與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寧。冬□月，陸由豐工還江寧，與將軍巡撫會籌防務。調兵募勇，倉卒未集，上游羽書狎至，寇警日棘，乃以□二月出師。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，請由江蘇、安徽巡撫如數酌撥，從之。

先是，陸派兵三千，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。至是，遴壽春鎮總兵恩長為翼長，以濟師。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，自率續到兵數百，親軍數百，與員弁暮客乘舟溯江，倍道前進。

癸丑春正月朔，寇去武昌，悉銳東趨，俘男女數□萬，舳舻□萬，蔽江而下。當是時，海內承平久，武備日弛，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。陸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化兵，皆畸零湊集，兵將不習。既抵防，檣舟江岸，不度地為營日固。綠營兵於濠濠築壘，亦本非所諳。偶或登岸操演，飾虛藝以炫眾，見者皆目笑之。聞寇將至，膽寒氣索，船已漸稀矣。某夜，恩長與寇遇，麾兵進戰，中敵，墮江死，師潰。陸先以□二月晦次九江，休兵數日，已知寇棄武昌而東，乃命移舟上駛，逢潰卒，白恩長敗狀。從兵聞之懼，返棹，順流疾行，蓋距九江未遠也。

江西巡撫張芾駐守九江，亦引軍退。寇居九江五日，九江已空無人，無可戀，悉眾進蹴安慶。陸連小舟夜過小孤山，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，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礮船，泊山趾防守。眾固知其不足恃也，然小孤山兀峙江中，巋然為東南屏障，其峰斜對南岸彭郎磯，南寬里許，北寬半里，陸徑越小孤，不敢留。標兵礮船，一夕不知所往。自是寇直躡瀕江數千里，如入無人境矣。陸乘肩輿過安慶城外，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，陸憑軾搖手曰：「寇勢浩大，萬不可敵。」蔣邀入城同守，不聽。及安慶陷，蔣殉焉。

陸既至江寧，隨行僅□七人及兩舟而已。蓋自九江以下，水陸兼行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。並撤蕪湖、荻港、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，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舳舻板船進防東西梁山。未及行，師船已不戰而退。將軍等致書，趣令仍赴上游迎勦，不答。請結營城外為犄角，亦不答。將軍等詣商戰守事，稱疾不出，凡閉閣謝客者三日。楊文定稱總督已歸，即日拜疏移守鎮江。於是將軍祥厚、提督福珠洪阿、副都統霍隆武、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。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，著交祥厚拏問，委員解刑部治罪；楊文定革職留任，率同文武防守鎮江。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，然驛程相距二千里，比奉詔旨，已在城將陷時矣。

寇居安慶三日，運藩庫銀三□餘萬兩，漕米四□餘萬石，登舟去。仍留眾守安慶。丙寅，陷太平。庚午，陷蕪湖。辛未，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逆戰蕪湖，眾潰，勝光中礮，墮江死。壬申，寇前隊薄江寧，周視城外形勢，城上槍礮齊發，寇斂軍不動。甲戌，大隊悉到，聯營二□四座。寇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，麇集蠡萃，莫紀其數。明日，眾寇傳於城下，攜具仰攻，晨夜不息。兵民協力固守，聚寶門外米商，自募練勇殺賊。寇將敗矣，城上開礮助威，誤中數人，練勇駭散。宿藻望見憤甚，嘔血死。寇乃於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，抵城隅，實火藥其中。二月乙酉旦，震聲訇然，地雷發，城潰，寇躡登。第二雷又發，殪寇數百，官兵驩踊獻誠領賞。守陴兵轉寡，寇大至，因調西北隅防兵。北嚮堵禦，相持正急，別隊寇於水西門噉衝入，官兵潰。祥厚等退保內城，旗營男女登陴守禦。內城又陷，死者四萬餘人，祥厚、霍隆武、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。上元縣令劉同慶公服坐堂皇，罵賊，死之。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，亦死焉。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僑居，從容賦絕命詩自縊。官兵被驅屠戮者無算。

陸乘小輿往謁將軍，還，至□廟前，遇寇，叢刀斫之死。文宗命賞還籍沒家產，給卹典，贈諡。御史方俊疏論之，乃撤卹贈，仍還總督銜。江南士庶追怨陸不能禦賊，浮議藉藉，謂陸實已降。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向忠武公祭，謂望見陸首裹黃巾，與官軍接仗。向訪城中逸出兵民，則知陸實於城陷時被殺。劾大臣誣讎上官，抵罪遣戍。

九月，文宗命惠親王綿愉為大將軍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贊大臣，率健銳營出京勦賊。王佩銳捷刀，僧格林沁佩訥庫尼素光刀，司道提鎮以下不用命或失誤軍機者，皆得專戮。

謝忠愍與粵寇戰於天津

咸豐癸丑，粵寇北犯畿輔。長蘆鹽運使楊需製槍五百桿，招募壯丁，在署教演，號曰「蘆團」。旋奉旨，派前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，乃立義民局二□八處，每局五六□名，按期訓練。縣人張錦文倡捐團練經費，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。文善之，發令箭一支給錦文，俾籌布置。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，號曰「鋪勇」。當是時，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，城中惟蘆團、鋪勇，而義民二□八局散布，一縣通計惟數千人。天津地平行，無險可扼，寇七八萬由南而來，自春徂秋，寇氛日逼，民心大震。

九月二□六日，偵知寇已入滄洲境，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，獻票錢四千緡為募勇費，且謂寇勢鴟張，非過其銳氣不可。明日，募夫萬餘，掘長濠於小稍直口，復以席裹土，如鹽包然，疊成礮臺，置礮盤六座於臺上。明日工竣，錦文入見，謝告之曰：「昨夜獄犯喧譁，恐生變，奈何？」錦文曰：「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，激令殺賊贖罪。」從之。回民劉繼德者，甫出獄，振臂一呼，回民奔集者千餘人，遂率赴教場聽令。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，儘數易錢，分寫小票，以給勇糧。官紳議誰可督隊者，謝奮然請行，衣短後衣，持槍上馬，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。

先是，邑人賈慶堂獻策，恐寇於水淺處偷渡，村民有弋覺者，善用排槍，置小舟上，覆以席，推行水中，百發百中，僉呼之為雁戶，宜招募設伏，以備不虞，官紳皆以為然，倉猝募五百人。是日，使慶堂率往，伏於稍直口之東南。二□八日，寇蜂擁而來，謝率眾迎勦，蘆團擡槍乘勢堵截，縣民數萬持械相助。酋小禿子，矯健絕倫，彼中呼為開山王。手執黃旗，左右指揮，迅奮剽疾。官軍以火槍擊之，擊上，則鼠伏；擊下，則獠騰；槍甫止，則隨煙而進。有大沽老卒喟曰：「是賊狡猾，非巧取不可。」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，立斃。眾猶奮突而前。至設伏處呼渡，雁戶佯應，推舟前行，距寇數武，號鑼一聲，排槍轟發，相率倒地，驚以為水雷，遂大潰。

是役也，寇因水阻，迂道東走，僅遲至一日，而稍直口得以為備。且歧徑皆淹沒，可豫料其所至，而以全力專備一路，斬五百餘級，我兵勇無一傷者。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，旌戰功也。時惜無大軍夾擊，不能一鼓殲之。又以彼眾我寡，未敢遠追，寇遁至楊柳青，旋據靜海之獨流鎮。□月□七日，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，旋赴獨流鎮勦賊，並調謝至大營辦理糧餉，帶練殺寇。□一月二□三日，副都統佟鑑出戰，獲勝，殺數百人。以拽取濠板，被其擁圍，手執長矛，殺寇數人而死。謝馳往援救，身受七傷，赴水死。勝保奏聞，得旨：「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，予諡忠愍。」

訥爾經額為粵寇所敗

咸豐癸丑，文宗以大學士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，督兵馳救懷慶。適粵寇解圍，竄山西，訥督兵，回防直隸。

初，有獻計於訥者，言潞城、黎城間，有小徑，循太行東出，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洺關。其路甚捷，有險可扼，若遭

兵五六百人守之，雖萬之眾不能過也。訥拘牽舊制，以為潞城、黎城皆山西地，乃咨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。咨未達，而寇已陷潞城、黎城，果由此路東出。

是時，訥方督凱旋軍萬餘人次臨洺。先一日，有冒其旗幟責州縣供張者，蓋寇之先驅，已過而北矣，訥未知也。次臨洺之日，寇屬至，官軍倉皇失措，車馳卒奔，萬餘人潰散略盡。訥以數千人走入廣平府城，盡失其關防、令箭、軍資、軍書等物，幕友吏僕皆星散。既已不能具奏，廣平知府為之稟達省垣，桂良方以刑部尚書守保定，為之入奏，訥奉旨革職拿問，寇燄由此大張。

粵寇圍鮑武襄於九江

鮑武襄公超由擔水夫從戎，以勦粵寇，積功至專閩，班五等。然貴後猶不知書，自姓名二字外，更無所識。方被圍於九江也，將遣人赴曾文正公祁門大營求援，令幕客撰牘，移時不至，乃自往促之。見其握筆構思，頓足曰：「此何時耶？安用此文縷縷為者！」呼親兵，以白麻一幅至，自操管，大事一「鮑」字，以無數小圈繞其旁，亟加封付遞。眾不解，問之，鮑曰：「大帥自能知其故。」遞至祁門，曾之幕僚啟視，亦莫識其意。持示曾，曾大笑曰：「老鮑又被圍矣。」乃亟檄多隆阿往援，圍始解。

江忠烈與粵寇戰於廬州

江忠烈公忠源之擢安徽巡撫也，時方在武昌庠守具。春詔云：「楚、皖一體，當相其緩急為去留，不必以成命為拘。」旋以廬州事急，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進。至六安州城，病益劇，復有旨令暫駐六安，俟兵餉齊集，相機前進。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，詭言廬州糧械極富，團勇多而得力。江以為廬州重地，有可守之資而棄之，可惜也，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，自率其半馳赴廬州。問元煒以守具，則糧糧軍火，一無所有。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江所募六安勇數百人，皆新集，不足恃。廬州城大而圯，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。江悟為元煒所給，且知廬城萬無可守。然既已至廬，不肯為棄城退守計。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，復詭詞貽誤於臨時，每見，必斥責之，元煒遂匿不敢出。江出巡城，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，一面皆山，度寇必劇山俯攻。因部分文武吏守城，而自守水西門，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，廬民赴者萬餘。部署稍定，越日，寇大至，環城急攻，駕雲梯攀堞，官軍屢擊卻之。

衛佐邦尹達章平紅巾

咸豐癸丑二月，欽差大臣琦善督諸軍，與粵寇戰於儀徵。寇軍知勢不敵，轉向廬州，下之，遂乘勝向六安州進發。巡撫江忠烈率師出水西門，寇已由隧道進，城崩，官兵驚走。忠烈大怒，手持大旗，緣陴上，督眾連斃寇目。會胡元煒部勇目徐淮通寇，開門引入，忠烈自投古塘死之。壽春鎮總兵玉山以滁州兵萬餘戰於拱辰門，師潰，死。陝甘總督舒興阿率一萬五千人屯岡子集，戰敗，降者過半。鶴麗鎮總兵音德布由大安來援，亦大敗，陣歿。

陳開，佛山人。幼無賴，好與會黨交，營卒衙役亦多善之。解衣推食，不愛惜。以為天下大亂，自擬於韓信、樊噲，雖目不識丁，不害也。亂事傳至粵，佛山諸無賴議響應，僉曰：「此大事，非吾輩所能任。計無如陳開者。」時開方設雜貨攤於鶯岡，聞眾至，出迎，問何事。曰：「時至矣，君猶默無舉動乎？」開曰：「然。然茲非細事，非若持械行劫，僅及一身而已。事關謀反，成則大福，敗則妻孥且不可保。雖然，吾固計之甚詳。汝輩且入吾室，共決之。」眾入，則有長髯客已在座，眾愕然。開曰：「此非他，吾粵人有在洪軍作校尉之劉麗川者，其兄弟行也。彼為劉杜川，昨夕方至，正以此耳。君等有何陳述？」眾曰：「吾儕不過冀君一朝得富貴，有所憑藉而已。」開顧長髯者而笑。

杜川曰：「無驍勇善戰可作將領者，將若何？」開沈吟久之，曰：「若然，能師父足當之。」蓋寺僧有和尚能者，亦鶯岡產也，素習易筋經，有巨力，能舉數百斤石臼。顧性頑悍，無與狎，惟開與周旋。乃偕杜川訪能，略陳起事之議，能允之。謀既定，開自為軍師，稱大王，居王借山，以能為大將，領諸路軍。別遣黨人四出鼓煽，於是六起石龍，林兆隆起省城外之河南，關巨掠沿海，陳松年起新會，陳吉起順德，陳金剛起清遠，鄒六起龍門。相與蓄髮易服，而明代衣冠不可驟得，乃徵梨園所有者而分御之，頭戴紅巾。「紅」與「洪」諧聲，寓擁戴洪秀全之意。又凡聚議之處，必榜曰洪順堂，意亦猶是。部署既定，設官分職，其銜為將軍、元帥、先鋒、軍師、防禦使等。將軍、元帥大都稚埋少年，軍師則為落拓文人，防禦使則富人被掠入黨，以虛名從而籠絡之者也。

紅巾初舉事，將帥挾土銃，次腰劍彎弓，次插利刃，又其次則棍棒叉鉤而已。初劫大基頭軍營，官軍以大礮轟擊，眾大敗。能以禮謁里人馮松，即所謂滕松者，求畫策。松曰：「是不難，官軍不能無妻子，其妻子不能俱遷營中，猶在里巷。子以重兵劫之，使俱來，率往陷陣，居前敵，官軍雖有礮，疇敢發者。因挾以降，事必濟。」能大喜，如言往。官軍果不敢發，一夕盡降，礮械悉為紅巾所有。

松既為紅巾畫策，且建首功也，開奇之。遣人資金帛往聘，來軍營調用。松本小康，不欲以身為孤注。其族人翰如多謀略，松素下之，以事告。翰如戒勿往。松曰：「成敗雖不可知，然槁項黃馘，老死牖下，亦非所願。」翰如曰：「吾不敢阻君進取，但烏合，必無所成。」松曰：「筮之！」筮之吉。松曰：「此猶不足信，天倘相彼，吾當出，則當大雨。」已而大雨三日。松曰：「得非偶然乎？吾事成，則當更雨。」已而一雨兼旬。松曰：「可矣。」乃就開營中，俯伏稱臣。開錫以金盃，上插雉尾，鎖子黃金甲，八寶戰靴，望之燦然，松九頓首謝，蓋皆梨園中物也。

開既踞佛山，遠近無賴俱至，眾號萬。軍實無所出，則按戶索富者，使捐輸。佛山本商賈雲集地，紅巾至，無不唯命。開驟得金幣，則廣聲色，掠婦女。松諫之，開不聽。朱發者，亦佛山人，賣菜傭也。有膂力，性愚戇，貧不能自存。妻馬三孃美麗無匹，發與開善，開語之曰：「汝妻非尋常人，一品夫人也。」發以為妄，三孃頗自矜。及開舉事，立授發先鋒銜，三孃為女校尉，出入王借山，參預元帥府事，益與開調笑，累日夜不出。朱無所事，日惟醇酒大肉，徜徉於醉鄉。

松固識三孃，知三孃握大權，能左右開，則詣三孃而告曰：「夫人居此，洵樂，然燕處危巢，禍將至矣！」三孃愕然，松曰：「吾輩雖僻處佛山，然聲勢不小，雖總督始良不思振作，獨不畏沈葆楨乎？旦夕出師，大軍壓境，吾輩殆矣。」三孃曰：「計且如何？」松曰：「先發制人，古之明訓。盍因彼未動，從而攻之，羊城一下，全省且為我有。如是，則進可圖大事，退亦不失富貴。夫人倘以為然，則速與陳大王言之。事之成敗，在此一舉。」三孃曰：「善。」遂以松言入吾。開初不允，繼為三孃所劫，乃大發號令，驟興師，遠近賊黨皆從之。

甲寅六月二七日，李文茂等率眾分三路直撲廣州。其在北路者，圖奪城外礮臺，守臺兵發大礮轟之，遂卻退。是時撫標五百名，協同鄉勇五百名，由東門突出接戰。東路寇攻城方酣，不意官軍突至，方相顧錯愕，而前刃已及。寇繞城抵禦，適旗兵續至，併力追逐，東路遂敗。其西路寇聞兩路敗耗，乃趨西門外之青龍橋。外委黃賢彪率汛兵百名、鄉勇三百名，要擊之，斃寇百餘。餘寇將散，忽傳能以銳卒萬人至，勢復盛。然不能前進，僅屯於城北數里之牛欄崗。

七月初五日，兩廣總督始良以紅巾盛，令廣州府知府沈葆楨督師勦之。於是都司曾廷相，守備陳國輝，千總黃大榮、屈超群等率師攻牛欄崗，寇發巨礮以拒。官軍猛進，破其中營，奪獲軍械無算。能率健黨忽自崗後繞出，崗前之寇復返戈力戰，官軍大敗，屈超群、熊應飛、黎安瀾、余兆清等皆陷陣死。能方擬率眾薄城，忽傳總督有令至，能大愕，則班師令也。

開之令能班師也，眾莫知其意。松素善發，乃謂發曰：「我軍初立，利在速戰。今大王首鼠兩端，吾輩死無日矣。」發曰：「我亦不欲戰，此間樂，官軍不能來，來則速死耳。」松歎曰：「噫！豎子不足與謀，若汝三孃，尚有志也。」於是匍匐求見開。開方視事，與三孃高坐堂皇，陳居左，三孃居右。開見松至，曰：「滕松，賜汝坐！汝何言，速言之！」松曰：「臣無言也。臣不知大王意所在，若相持旦夕，官軍且來，何以禦之？臣不自惜，為大王惜耳！」開沈吟不言。三孃忽掣開印鈐於小旗，曰：「馮軍師聽者，此將令也。全軍聽汝調度，速東趨！佇看汝奏凱回耳！」松曰：「諾。」

七月二日，松以開號令，飭諸軍東發。時大瀝四堡紳士歐陽泉等已倡辦團練，乃置礮械，備糗糧，而大範、江夏、荔莊、

登賢、月窟諸鄉悉繼之。紅巾東趨，適經其地，各鄉分守，使不能進。松令先攻四堡。其一路入曹邊，經龍頭墟，窺草堂橋□一鄉。鄉勇發巨礮擊之，寇偽遁，分伏叢薄間。團長劉遇昌偕弟馮鴻率勇踰橋逐寇，遇伏，皆死。後隊見之，大憤，鼓勇繼進，血戰久之，陣斬衣蟒服者數人，寇乃退。其一路由大鎮攻鍾邊，已破壘毀牆而入，而大瀝鄉勇紛紛赴援，以巨礮伏林中。寇不識地利。中彈輒仆，陣大亂，遂散。

松東趨之計不果，乃遁回佛山，日掠於近村，冀得軍實，以收合餘燼。閏七月朔，大會南海、順德各縣徒黨，將東趨，先攻大瀝四堡。發將二千人扼守沙口，陳光隆將千人攻仇邊，陳金剛由新橋渡江夏，和尚能統坡山船萬人，由小朗渡直進瓜步橋，登岸，犯雷邊、九潭等鄉。而開與松率大隊由水頭墟進攻，留三孃居王借山大營以策應。寇四出，遠近騷然。

寇既破四堡，東趨之路遂通，乃分途進攻省城。葆楨聞耗，乃立召衛佐邦、尹達章至，使破寇。於是佐邦陳策：以紅巾連日撲城，東北勢力為最悍，餘實無能為。今官軍分途應敵，兵力單薄，必不足取勝。不如併力扼東北路，東北破，群寇自解。□五夜，官軍由東路衝出，直趨燕塘寇營。時方昏黑，下令縱火，各軍手持一炬，爭投之，俄頃，火大熾，寇冒火突走，竄牛欄崗。

開之發兵攻省城也，檄各縣徒黨俱至，番禺之陳顯良、三水之黃大榮最強悍，顧牽於他事，不即至。及紅巾敗，陳、黃始以舟師來，則聚於佛嶺市，而別築礮壘於義勇祠前，遣悍黨守之，使成犄角。官軍聞耗，遂遣礮船由槎頭進口，抄攻佛嶺市背，而先以一軍進攻義勇祠，以牽制之。寇在祠前設濠塹，環礮壘，官軍不能近。既而達章率銳師至，下令取泥填濠。俄頃，濠平，官軍踐泥而進，直逼寇壘，呼聲震天。礮甫發，壘已破，寶紛潰，遁入石井。【地名。】道員沈棟輝焚其巢，悉滅之。

進攻省城之寇既敗，而餘黨尚盛。東莞人盧昌，糾眾數千，自為大元帥，號令與開等。八月□八日，仍欲進窺省會，襲奪附城之三寶墟，別遣其黨率千人進窺泥城。佐邦聞之，首率勇攻三寶墟，昌兀立陣前，麾旗督戰，寇咸懷死心，狂呼跳躍，有如中癩。佐邦陽為不敵，別遣一軍旁攻。昌出不意，為所殺，餘眾大敗，棄舟走。達章復率水軍勦滅之。

先是，開敗於省城，遁佛山，聞諸路徒黨已半滅，益懼。松雖智，已不敢畫策；能雖勇，亦不敢侈言戰矣。日惟置酒痛飲，而三孃獨促其收合餘燼，背城借一。開商之松，松聽之。然艱於糧食，城中民戶勒索已盡，欲求之附近村落，則已悉辦團練，不能進窺一步矣。

□一月初六日，佐邦、達章率師攻佛山，開不能戰，乃下令縱火。隆冬物燥，萬炬齊發，全鎮蕩然。計燒民居萬餘，死於火者逾萬，而開、能、發俱不知所之，或曰死也。松匿民家，為官軍搜得，斬於佛山西之高秧地。三孃則為某弁所獲，匿作妾，參軍事，勦餘黨有功，當道雖有所聞，置不問。

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粵寇

咸豐甲寅春，粵寇陷湘潭，圍攻長沙，曾文正公國藩檄塔忠武公齊布帥師復之，復躬率水師追寇於靖港，戰失利，投水者三，幕客掖以起。文正終以事不可為，遂止妙高峰，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，密令其弟靖毅公貞幹市櫬，將以是夕自殺。會湘潭捷書至，乃再起視事，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。時詬謗叢集，湘省藩臬糧鹽諸使者至會贖上巡撫，劾文正，文正姑忍之。

文正之初敗於靖港也，湖南布政使徐有壬、按察使陶恩培詳請撫臣奪其軍，參奏治罪。俄而塔忠武以陸師大捷湘潭，撫臣乃不敢極言文正罪，然亦不敢論鮑起豹怙怯狀。既奉硃諭，切責起豹，代之以塔，而於文正請罪疏，有溫慰詞，且云：「汝此時心搖搖如懸旌，平日自命養氣之功何在？」又令奏調司道大員隨軍支應。徐、陶聞之，謁文正，頓首稱死罪以謝。

羅澤南初將陸師，不敢一戰，惟從塔軍後，觀戰壯聲而已。一日，寇來攻甚急，不及請援於塔，遂與戰，竟獲大捷。自此遂為勁旅，與塔齊名矣。

開隆阿勦粵寇

侍衛開隆阿者，善騎射，發無不中。嘗射獵山中，斃虎□數，軍中號為打虎將，開亦深自負。會江忠烈應調赴廣西，所率楚軍皆敝衣槁項，諸軍皆竊笑。遇開於江所，僅一長揖，意頗不懌。他日督戰出隊，卒遇賊眾，圍之數重，矢盡，左右衝突不得出。忠烈登瞭臺望之曰：「必開君也。」急率親兵數□人介馬馳救之，卒挾開出，並轡而歸。開下馬拜曰：「活開隆阿者，先生也。」自是遂為莫逆交。

塔忠武勦粵寇

塔忠武性忠勇，亦最慈祥。其統兵岳州時，即於左臂涅「忠心報國」四字。洪山之捷，嘗督軍逼粵寇於沙湖塘角間，寇爭赴水死，中多幼孩，塔見之大哭，傳令拯救，得數百人；群寇因而乞命者，又七百有奇。誅其極悍者，餘盡釋之。一日，力戰歸，左右以燕窩進，卻之，曰：「吾母夫人在都，不知能給朝夕否？忍甘此耶！」德化令進莞席，以士卒皆臥草土，卻不受。

咸豐乙卯，湖廣總督楊需駐軍廣濟，禦粵寇。聞湘軍敗，大恐，棄廣濟，走德安，軍遂潰散，獨與親軍數百人俱。武昌守備單弱，聞需至，邀入城助守，需不可，委之而去。時陶文節公恩培已擢鄂撫，不知兵，驕橫甚。方以元日索銀壺蒸人參不得，怒詈江夏令，欲奏劾之。司道方相率緩頰，忽報寇已至城外，文節倉皇不知所措，惟禱神呼天，痛罵楊需誤我而已。城陷，遂被戕。

蓋是時，官軍圍九江急，寇乃分兵擾上游，需不設備，至有此敗。自是而寇遂陷漢口，入襄河，湖北大擾。

僧格林沁擒林鳳翔李開方

粵寇洪秀全之陷金陵也，遭吉文元、林鳳翔、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北犯，由皖入豫，由豫入晉，由晉入畿輔，連陷郡縣，裹脅日眾。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，頗有斬獲。圍之靜海及獨流鎮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剿。適寇遣其黨黃生才等率眾北援，陷臨清州，脅從至五六萬人。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額等督兵迎剿，寇無食可掠，脅從者解散大半。沿途復被團圍截殺，勝晝夜窮追，至豐縣，勦滅全股，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，伏誅。其靜海獨流鎮之餘黨南竄阜城，僧追圍之。掘深濠，守之。復分其馬隊，竄踞高唐州。時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，鳳翔在連鎮，僧圍之；開方在高唐，勝圍之。然其眾皆百戰精銳，糧食充足，緣城複立木柵，悉以土壘。週挖濠溝陷坑，又挖地窟，而潛居之。且有地道直通城外，每黑夜劫營，官軍頗有死亡。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，皆不能克，遂築壘挖濠以困之。

僧以咸豐乙卯正月□九日攻克連鎮，搜捕餘匪，悉數殲滅，惟不見鳳翔。擒寇供稱在窟室中，官軍窮搜得之，則見鳳翔方在地洞，挾二美人宴飲驪呼，已薙髮，蓋欲乘間潛逃也。遂與其黨□一人就擒，解京誅之。僧自是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，即移得勝之師赴高唐，自德貝子以下皆受節制。而勝以師久無功，逮京治罪。僧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，誘其出巢。未幾，果出城，棄其馬隊，悉步行，竄踞馮官屯。屯距高唐四□五里，距茌平□八里。脅民夫，以各種大木器四周堵之，內又偏掘陷坑，排列槍礮，守禦嚴密。屯內多豪富，皆高樓大廈，外匝磚牆，礮不能入。僧追至屯外，令馬步隊圍圍。開方自持旗登樓眺望，見官兵近前，即放槍礮，勢難驟進。僧相度地勢，知非水攻不可，將引運河水以灌之。眾謂屯中地勢墳起，恐非水力所能及。僧乃先於屯外週築圍牆，牆外掘濠溝，甚寬廣，又以掘濠之土力加倍內牆。布置周匝，挑挖運河，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，共一百二□三里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□六丈，口寬一丈七八尺，底寬六七尺，深五六尺不等，計需工價金錢五萬二千餘貫。自二月初旬起，至三月初四日工竣，竟引水入濠。僧令僱集民夫二三千人，或用水車，或用巴斗，灌入牆內。牆外築墩，排列鎗礮，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，防其突出挖牆倒浸；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，由是漸灌漸滿，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，寇之糧草火藥盡溼，乃登樓而居。我兵用礮不時轟擊，繼而柴米漸乏，勢甚窮蹙。四月□三日巳刻，開方遣其心腹百餘混入難民之中，泅水出降，意欲藉為內應。僧知其偽，訊出被脅難民，遣回原籍，餘黨百四□餘人分撥各營，乘夜，盡誅之。遂令兵勇越牆，逼近土堰，燬其巢。□六日黎明，僧又令兵勇越牆，四面進攻。乃大風驟起，飛沙揚塵，瞬息不辨南北，即命撤隊。巳刻，開方遣人呈降稟，僧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，方准投誠。約半時許，果繳軍器，則遙見有數□人高張紅傘，擁開方前進，志在乘此脫逃。僧潛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。開方既入轂中，遂與其黨八□八人俱在濠邊就擒。僧傳令將八□八人撥入各營，其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，但令開方進見。開

方頭戴黃綢繡花帽，身穿月白綢短襖，紅綢褲，紅鞋，年約三〇二三。攜兩俊童，身穿大紅繡花衣褲，紅鞋，年約〇六七，美如女子。左右揮扇，隨入帳中，開方僅向僧、德各屈一膝，即盤腿坐於地。兩童東西侍立，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，怒目視之。開方與二童仰面四顧，無懼色，但稱能貸其罰，願說金陵諸黨來降。求賜飯，遂開懷大嚼，笑語如常，旁若無人。僧知其叵測，飯畢，遣出，又令八目進帳。皆跪見求救，亦即遣出。遂將李與八目解至京都，凌遲處死。

粵寇以開方為最勦，而其計略，則用明徐達、常遇春北征成算。初，議以開方當西路，楊秀清當東路。西路之師，由揚犯滁，徇鳳陽、歸德、開封、懷慶繞山西、直隸，與東軍會於天津。而東軍則傍海北趨。秀清不欲北行，以林鳳翔自代。深入無援，故及於敗。

徐若洲率忠義軍與粵寇戰

徐若洲司馬鴻謨，錢塘人，著籍仁和。以鄉試五薦不售，入貲為從九品，筮仕江蘇。咸豐乙卯，署揚州府經歷，兼理清軍同知。同知，五品官，以從九品攝之，重其才也。母卒於如皋，以不及視含斂，欲絕食以徇。其友顧梅卿以大義責之，乃始食。服闋，奉檄治揚州善後局文書。因說太守，仿古制，製輪機礮、連臂弩，自練一軍，命之曰「忠義軍」。會粵寇破來安，溫壯勇公方駐六合，率兵二千救來安，檄參其軍。暮與寇遇，隔河而陣。彼眾我寡，鉛藥將盡，乃言於壯勇，請滅炬，使不我測，從之。一夜礮聲不絕，寇疑我兵眾，遲明遁，遂克來安。壯勇上其功，而某大帥與壯勇不合，反責其公牘內首列總兵某，非制也。令曰：「此後毋出六合一步！」壯勇憤懣，後竟死六合，司馬之功，遂不見敘。戊午，寇再犯揚州，太守發兵迎戰，皆大敗。寇薄城下，乃使司馬以五〇人拒之。大呼馳出，手刃數寇，斬其黃旗頭目一。寇發火銃，中右目而顛，一寇以刃加頸，膚裂血流。又一寇以矛刺其足，曰：「是已死矣。」乃舍之入城。有民自城中出者見之，曰：「此非徐少尹乎？好官也！胡死此？」撫之，尚有氣。解衣裹其首，負之行，至仙女廟大營，飲以水漿，乃蘇。時鄉人許緣仲牧泰州，迎至署。凡〇月，創始愈，出鉛子於右目，重五銖，其形曲。蓋鐵經火而柔，深入卻竅，故隨之偃句也。司馬具武略，以禦寇受巨創，亦無以上聞者。然眇一目矣。子名琪，即花農侍郎也，以文學著稱於時。